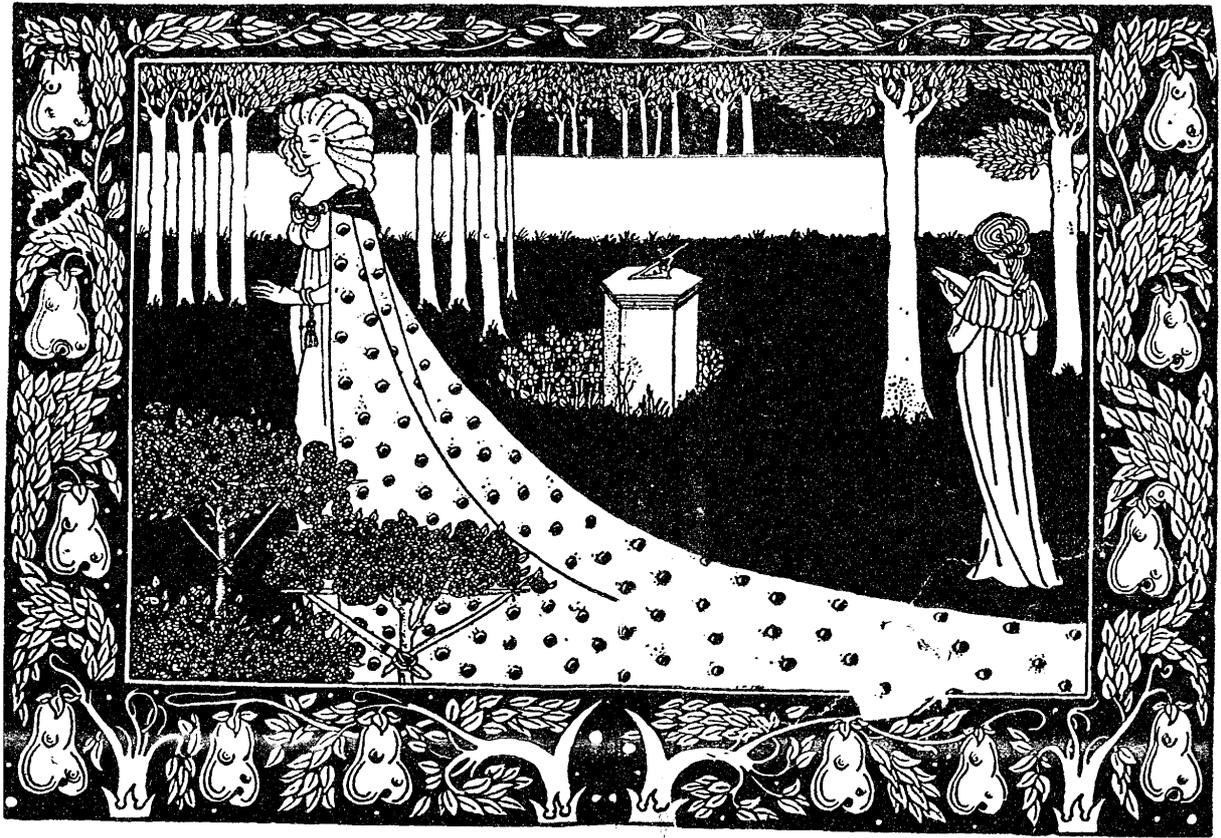


醉男醉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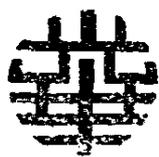
月 九 年 一 十 二 國 民
送 移 部 育 教
館 書 圖 平 北 立 國

伊巴涅思短篇小說集
(下)

世界名著選
醉男醉女

西班牙伊巴涅思原著

戴望舒譯



上海
光華書局印行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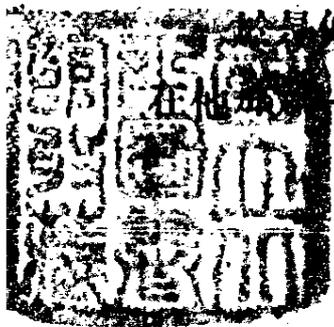
醉男醉女·····	1
失在海上·····	15
蝦蟆·····	35
奢侈·····	49
落海人·····	57
女囚·····	67
瘋狂·····	79
伊巴涅思評傳·····	99 — 128

醉 男 醉 女

—

從古萊拉到剎公特，在伐朗斯的全個平原上，
沒有一個村莊上他是不聞名的。

他的風笛聲一起，孩子們便奔跳着跑過來，婦
人們高興地你喊着，我喊着，男子們也離開了
酒店。



他便鼓起兩頰，眼睛漠漠地瞪看着天空，
在他那一種偶像的漠不關心的態度所來接受的

喝采聲中，他便一點不放鬆地吹起來。他的剝裂的老舊的風笛，也和他一同分得那大衆的贊賞：當這風笛不滾在草堆中或小酌處的桌下的時候，人們便看見牠老是在他的腋下，像一個大自然在過度的音樂癖中所創造出來的新的肢體一樣。

那些嘲笑着這無賴漢的婦人們，最後覺得他美好了。高大，強壯，圓的頭，高的額，短短的頭髮，驕傲地彎曲着的鼻子，使人在他的平靜又莊嚴的臉上，想起羅馬的貴族來：不是那在風俗謹嚴的時候，像斯巴達人一樣地生活着，又在馬爾斯場鍛練着體格的羅馬貴族，却是那在因狂飲大嚼而損了種族遺傳的美點的衰頹時代的羅馬貴族。

提莫尼是一個酒徒：他的驚人的天才是很出名的（因此他得到那“提莫尼”的綽號），可是他的可怖的酣飲却還要出名。

註：Dimoni 是從 demonio(魔鬼)變化出來的，是一個給弄着中魔似的音樂的音樂家的綽號。

他是一切慶會中都有份兒的。人們老是看見他靜默地來到，昂着頭，將他的風笛挾在腋下，跟隨着一個小鼓手——一個從路上拾來的頑童——他的後腦上的頭髮是脫落了，因為他只要稍稍地打錯一點，提莫尼就毫不憐憫地拔着他的頭髮。而且後來這頑童之所以疲倦於這種生涯，脫離了他的師傅，也只是因為變成了和他一樣的酒徒。

提莫尼當然是省中最好的風笛手，可是他一踏進村莊，你就須得看守着他，用木棒去威嚇他，非等迎神賽會結束後不准他進酒店去，或者，假如你拗他不過，你便跟着他，這樣可以止住他每次伸出來搶那尖嘴的小酒瓶傾瓶而飲的手臂。這一切的預防往往是無效的；因為不只一次，當提莫尼在教會的旗幟之前挺直而嚴肅地走着的時候，他會在小酌處的橄欖樹枝前，突然地吹起‘王家進行曲’，衝破那當聖像回寺院時的悲哀的 De Profundis, (爲死者祈禱的哀歌——譯者註) 來引壞那

些信徒。

這改不好的游浪人的不專心却很得人們的歡心。大羣的兒童，奔跳着聚集在他周圍。那些老孩子笑他那走在總司鐸的十字架前時的神氣；他們遠遠地拿一杯酒給他看，他總用一種狡猾的睜眼來回答這邀請，這睜眼似乎是說：保留着‘等一會’來喝。

這‘等一會’在提莫尼是一個好時光，因為那時慶會已經完畢，他已從一切的監視中解放出來，他最後可以享受他的自由了。他大模大樣地坐在酒家中，在染着暗紅的顏色的小桶邊，在鋅製的桌子間。他快樂地呼吸着在櫃台上很懽的柵子後面的油，大蒜，鱈魚，油煎沙定魚的香味，默看着那掛在梁上的燻腸串，停着蒼蠅的燻灸的醬品串，臘腸，和那些灑着粗紅辣菽的火腸。

酒店女東家對於一個跟着那樣許多的讚賞者，使她不夠手脚去裝滿酒壺的主顧是十分歡迎

的。一縷粗羊毛和汗水的沉著的氣味廣佈在空氣中，而且在煤油燈的暗弱的光線中，人們可以看見那尊頌他的一大團人：有的坐在稻子豆下的稻凳上，有的蹲在地上，用他們的有力的手掌托着他們的笑得似乎要脫臉的大下頰。

大眾的目光都注射在提莫尼身上：“老婆子！吹個老婆子！”於是他使用他的風笛模仿起兩個老婦人的鼻音的對話來；他的那樣滑稽的態度，使那不竭的笑聲震動了牆壁，驚起了隔院的馬，牠也將牠的嘶聲加到那喧鬧聲中去。

人們隨後要求他模仿‘醉女’，那個從這一村到那一村，賣着手帕，又將她的收入都用在燒酒上的，‘什麼也沒有’的女子。那最有趣的是她是逢場必到，又是第一個破出笑聲來的。

當他的滑稽的節目完畢後，提莫尼便在他的沉默而驚服的羣衆面前任意地吹弄着，模仿着瓦雀的囀聲，微風下麥草的低語聲，遼遠的鐘鳴

聲，和前一夜酒醉不知如何引他睡在廣野，在下午醒來時的，一切打到他的想像來的聲音。

這個天才的游浪人是一個沉默的人，他從來不說起他自己。人們只從大眾的傳聞中知道他是倍尼各法爾人，在那里他有一所破屋子，因為連四個銅子的買價都沒有肯出，所以他還將那所破屋子保留着沒有賣去；人們還知道他在幾年中喝完了他母親的遺產：兩條驢子，一輛貨車和六塊地。工作？沒有那回事！在有風笛的日子，他是永不會缺少麵包的！他像一個王子一樣地睡眠；當慶會完畢，吹過樂器又喝過一個整夜後，他便像一堆泥似地倒在酒店的角落上，或是在田野中的一堆乾草上；而他那無賴的小鼓手，也喝得像他一樣地醉，像一頭好狗似地睡在他腳邊。

二

從來沒有人會知道那會合是如何發生的；但

是有這回事是一定的了。一個晚上，這兩顆飄泊在酒精的煙霧中的星宿，提莫尼和那醉女，發生了他們的際會。

他們的酒徒的友情臨了變成了愛情，於是他們便去將他們的幸福藏到倍尼各法爾，在那老舊的破屋子裏；在那里，夜間他們貼地而臥着，從屋頂上長着不停地搖動着的野草的大罅隙間，看着星兒狡猾的閃爍。大風雨的夜間，他們是不得不逃避了，好像在曠野上似地，他們被雨從這間房間趕到那間房間，最後在牲口房中，纔找到了一個小小的角落，在那里，在塵埃和蛛網之間，發狂地開出他們的愛的春天來。

從兒時起，提莫尼只愛着酒和他的風笛；忽然到了二十八歲的時候，他失去了他的無知覺的酒徒的貞潔，在那醉女，那可怕而骯髒的，被燃燒着她的酒精所逼乾又弄黑了，但是却像一條緊張着的琴絃一樣地熱情而顫動的醜婦人的懷中，嘗着

那異樣的樂趣！他們從此不離開了；他們用一種淳樸的狗的無恥在大路上互相撫愛着；而且有許多次，當到開着慶會的村莊去的時候，他們逃過了田野，而且正在那緊要關頭，被幾個車夫所瞥見，圍繞着他們狂呼大笑起來。酒和愛情養胖了提莫尼；他吃得飽飽地，穿得好好地，平靜而滿意地在那醉女的身旁走着，可是她呢，却漸漸地枯乾下去，黑下去，只想着服事他，到處伴着他。人們甚至看見她在迎神賽會行列的前面，在他的身旁；她不怕蜚語，她向着一切的婦人們射出那對敵的眼光。

有一天，在一個迎神賽會中，人們看見那醉女的肚子已大了起來，他們不禁絕倒了。提莫尼凱旋似地走着，昂着頭，風笛臨空聳起，像一個極大的鼻子一樣；在他身邊，那頑童打着鼓，在另一邊，那個醉女滿意地擺着，她的極大的肚子像第二張小鼓一樣；那大肚子的重量緩慢了她的脚步，又使她踉蹌着，而她的裙子也侮辱地翹起來，露出那搖動

在舊鞋子中的腫脹的腳，和她那像在打着的鼓鏑似的，黝黑，枯乾而骯髒的腿。

這是個醜聞，一件瀆神的事！……村莊裏的教士諄告這音樂家：

“可是，大魔鬼，你們至少也結了婚罷，既然那女無賴固執着要跟你，甚至在迎神賽會中。有人負責供給你必要的證紙。”

他老是說着‘是’，可是在他的心裏，却把這些話丟開了理也不理。結婚！好個滑稽戲！讓別些人去嘲笑罷！不，還是我行我素的好。

隨他如何固執，人們總不將他從慶會中除了名，因為他是本地最好的風笛手，又是取價最廉的那個；可是人們却剝奪了他一切繫附於他的職業上的光榮：他已不更在教區理事員的桌上進食了，人們也不更給他祝福的麵包了，人們禁止這邪教的一對男女進教堂了。

三

那醉女沒有做成母親。人們須得要從她的發燒的肚中一塊一塊地將孩子取出來；於是那可憐的不幸人，隨後便在提莫尼的驚恐的眼底死去，他看着她也沒有痛苦，也沒有拘攣地死去，他不知道他的侶伴還是永遠地去了，或者還只不過是剛睡着了，正如當那空酒瓶滾在她腳邊的時候一樣。

這件事傳了出去；倍尼各法爾的好管閒事的婦人們都羣集在那所破屋子的門前，遠遠地看看那躺在窮人的棺材上的醉女，和那在她旁邊的，蹲踞着，號哭着，像一頭沉鬱的牛似地垂下頭兒的提莫尼。

村莊中任何人都都不屑進去。人們在那有喪事的屋中，只看見六個提莫尼的朋友，——衣衫襤褸的乞丐，和他一樣地是酒鬼，還有那個倍尼各法爾的墳工。

他們看守着這死人過夜，輪流着每隔兩點鐘去敲酒店的門，裝滿一個極大的酒器。當太陽從屋頂上的罅隙間進來的時候，他們都在死人的周圍醒了過來，大家都伸在地上，正如當他們在禮拜日的夜裏，從酒店中出來，倒臥在什麼草堆上的時候一樣。

大家都哭着。說是那個可憐的女子在那裏，在窮人的棺中，平靜地，好像睡着了一般，不能起來要求她自己的一份罷！哦，生命是多麼地不值得什麼啊！這就是我們大家要達到的地步啊。他們哭得那麼長久，甚至當他們伴着尸體到墓地去的時候，他們的悲哀和他們的醉意還沒有銷歇。

全村的人都來遠遠地參與這個葬儀。有些人狂笑着這幅如此滑稽的景像。提莫尼的朋友走着，把棺材擡在肩上，一聳一聳地將那喪葬的盒子粗暴地擺動着，像一隻折了桅杆的老舊的船一樣。提莫尼在後邊走着，腋下夾着他的離不開的樂器，老

是表現着一隻剛在頸上狠狠地吃打了一下的垂死的牛的神色。

頑童們在棺材的周圍喊着又跳着，好像這是一個節日一樣地；有些人笑着，斷定那養孩子的故事是一個笑話，而醉女之死，也只是爲了燒酒喝得太多的原因。

提莫尼的粗大的眼淚也使人發笑。啊！這神聖的流氓！他的昨夜的酒意還沒有消，而他的眼淚，也只是那從他眼睛裏流出來的酒……

人們看見他從墓地回來（在那裏，人們爲了可憐他纔准他葬這‘女無賴’），然後伴着他的朋友們和坟工一同走進酒店去……

從此以後提莫尼不是從前的那個人了：他變成消瘦，襤褸，污穢，又漸漸地被酗酒所傷了……

永別了，那些光榮的行旅，酒店中的凱旋，空場上的良夜幽情曲，迎神賽會中的激昂的音樂！他不更願意走出倍尼各法爾，或是在慶會中吹笛了；

他的最後的鼓手也被打發走了；因為一見他就使他發怒。

他或許在他的悲鬱的夢中看見那醉女的時候，他曾想過以後會有一個無賴的頭的頑童，一個小提莫尼，打着一個小鼓，合着他的風笛的顫動的音階？……現在，只有他獨自了！他認識過愛情而重墮入一個更壞的境遇中；他認識過幸福而又認識了失望：兩個在未認識醉女前他所不知道的東西。

在有日光照耀着的時候，他像一隻貓頭鷹似地躲在家裏。在夜幕降臨時，他像一個小竊一樣地偷偷地走出村莊；他從一個牆缺溜到墓地去，而且當那些遲歸的農夫們負着鋤頭回家的時候，他們聽見一縷微小的音樂，溫柔又纏綿，似乎從坟墓中丑來的。

“提莫尼，是你嗎……”

那音樂家聽了那些訊問着他，以消除自己的

恐慌的迷信的人的呼聲，便默不作聲了。

然後，一等那步履走遠，而夜的沉默又重來統治的時候，音樂又響了，悲哀得好像一陣慘哭，好像一個小孩子喚着他的永遠不會回來的母親的遼遠的嗚咽聲……

失 在 海 上

在上午兩點鐘，有人在敲茅舍的門。

“盎多尼奧！盎多尼奧！……”

盎多尼奧從牀上跳了起來。那喊着他的是他的同伴：這是出發到海上去的時候了。

那一夜盎多尼奧睡着的時候很少。在十一點鐘的時候，他還和他的可憐的妻子羅非納滔滔不絕地談着；她是在牀中轉側不安地和他講着他們的買賣。這買賣是不能再壞的了。怎樣地一個夏天啊！去年，鯖魚在地中海裏成羣地，不絕地流着，而

且，就是在最不好的日子，人們也會弄死二三百阿羅拔（Arroba，西班牙衡名——譯者）的鮪魚；銀錢流通着像一個上帝的降福一樣；那些像盎多尼奧一樣的好傭工們，把錢節省下來，買一隻船來自己打魚。

那小小的港口的擠滿了。一羣真正的船隊每夜將這港口塞住了，簡直沒有活動的餘地；可是船逐漸地增加，魚却逐漸地減少了。

魚網所扳起來的只是些海草或是些小魚。這些到鏟子裏一煎就縮小的可惡的小魚。這一年那些鮪魚已換了一條路走，沒有一個漁人能把一尾鮪魚弄到他的船上去。

羅非納是被這種境遇所壓倒了。屋子裏沒有錢；他們在麵包作，在磨坊，在多馬斯先生那裏都欠了債。這位多馬斯先生是一個歇手的老板，一個真正的猶太人，因放債而成爲村莊裏的國王，他不斷地恐嚇着他們，說假如他們不將他從前借給他

們造完那隻如此輕盈的船，那隻費盡了他們的積蓄的好帆船的五十個度羅(Douro, 西班牙銀幣名——譯者)分期拔還他，他是要去控訴他們了。

盎多尼奧，一邊穿着衣服，一邊喚醒了他的兒子，一個九歲的小水手，他伴着他的父親去打魚，做着那一個成年的男子的工作。

“我們看我們今天可有好機會罷，”那婦人在床上低喃着。“你們可以在廚房裏找到那個飯食的籃子……昨天，香料販子不肯賒賬給我了……啊！主啊！這真是個狗職業！”

“閉嘴，女人；海是一個窮人，可是上帝却佈施牠。恰巧地，他們昨天看見過一頭孤單的鮪魚：他們估量牠有三十多阿羅拔重。你想想看！假如我們捉到了牠！……這至少也值六十個度羅。”

在想着那個怪物，一個離開了魚羣，為習慣之力所驅使，重復回到那去年來過的水道中的孤獨着的時候，他穿好了他的衣服。

盎多尼哥也已起身，帶着一個別個孩子還玩着，而他已能賺錢了的孩子的快樂的鄭重態度；他肩上負着飯食籃，一隻手拿着那羅味勒(Rovele一種小魚名)的小筐子，這種魚是鮪魚所最愛吃的，是吸引鮪魚的最好的餌。

他們父子二人走出了小屋，沿着海濱一直到漁夫的碼頭。他們的同伙在船裏等候着他們，又在預備着船帆。

這排小船隊在黑暗中動着，翻動着桅杆的森林。船員的黑色的半面影在牠上面跑着；帆架落在甲板上的聲音，轆轤和繩索的軋軋聲打破了那個沉寂，船帆便在黑暗中展了開來，好像是些大的被單一樣。

村莊把牠的許多狹小的路一直伸長到海邊，小路的兩邊排着許多的小屋子，這就是消夏的人們所住的。碼頭附近有一所大建築物，牠的窗戶，正如燒着火的爐竈一樣，將光線拋射到那波動着

的水上去。

那就是俱樂部。盎多尼奧向牠投出那憎恨的目光。那些人怎樣地在消磨夜間啊！無疑地，他們是在那兒賭錢……啊！而他們却應該起得那樣早來賺飯吃！

“噲！扯起帆來！許多伙伴都已向前出發了！”

盎多尼奧和他的伙伴在船纜上拉着，於是那三角形的帆便慢慢地昇起來了，在風中顫動着又彎曲着。

小船起初在海灣的平靜的水面上輕洋洋地走着；隨後海水上波動起來，小船便開始擺蕩了。他們已馳出了地峽，在大海中了。

對面是無涯的黑暗，在黑暗中，閃爍着幾點星，在四面，在幽暗的海上，東也是船，西也是船，牠們都在波浪上溜着，像幽靈一樣地走遠去。

伙伴凝看着天涯。

“盎多尼奧，風變了方向了。”

“我知道！”

“海上是將要起風浪的。”

“我知道；可是前進罷！我們離開了那一切驅掃着海的人們罷。”

於是那隻船便不跟隨着那些靠着岸走着的別的船，繼續着向海上前進。

陽光起來了。那個紅色的，割地得像一個作漿糊用的大圓麵包一樣，在大海上劃着一個火的三角形，而海水似乎狂湧着，好像反映出一場大火來一樣。

盎多尼奧把着舵；他的伙伴站在桅杆旁邊；那個孩子是在船頭上，察看着海。從船尾到船舷掛着無數細繩，細繩上繫着餌，在水上曳着。不時地起了一個動搖，立刻，一條魚起來了，一條顫動着的魚，一條像鉛一樣地亮晶晶的魚。可是這是很細小的魚……一點也不值什麼！

時間是這樣地過去的；船老是向前走着；有時

躺在海波上，有時突然地跳了起來，露出了紅色的吃水部。天氣是很熱，盎多尼奧便從艙洞中溜到艙底裏去，到桶中去喝些水。

在十點鐘的時候，他們已看不見陸地了；向船尾那一方，他們只看見那些像白魚的鱗一樣的別的船的寥遠的帆影了。

“盎多尼奧！”他的伙伴冷嘲地向他喊着。“我們到奧朗去嗎？既然沒有魚，爲什麼還要再走遠些呢？”

盎多尼奧把船轉一個向，於是船便開始彎了過來，可是並不向陸地進行。

“現在，”他快樂地說，“我們吃一點兒東西罷。伙伴，把籃子拿過來。魚是歡喜吃什麼就咬什麼的。”

每個人都切了一大片的麵包，又拿起一枝在船舷上用拳頭打爛了的生胡葱。

海上起了一陣劇風，小船便在波濤上，在長而

深的浪中很利害地蕩動起來。

“父親！”盎多尼哥在船頭喊着，“一條大魚，一條極大的！……一條鮪魚！”

胡葱和麵包都滾在船尾上了，這兩個人都跑過去，靠在船邊上。

是的，這是一條鮪魚，一條極大的，大腹便便的鮪魚，差不多和水面相齊地曳着牠的毛茸茸的暗黑的背脊；這或許就是那條漁夫們所不絕地談論着的孤獨者！牠堂堂皇皇地浮着，又用牠的有力的尾輕輕地扭了一扭，牠從船的這一邊走到了那一邊；隨後忽然地不見了，又突然重新現身出來。

盎多尼奧心切得臉紅了，便立刻將一根繫着一條手指般粗的魚釣的繩子拋到海上去。

水混亂着，船擺動着，好像有一個巨大的力牽引着牠，在止住牠的行程又試想將牠顛覆了。船面動搖着，似乎要在船上人的腳下飛出去一樣；桅杆受着吃滿了風的帆的力，軋軋地發出聲響來。可是

那阻礙忽然屈服了，於是那隻船便一躍又進行上去了。

那根以前是堅硬而緊張的繩子，這時像一個柔軟無力的身體一樣地掛着。漁夫們將牠拉起來，鈎子便在水面上現出來了；牠雖然是那樣地粗，可是已經折斷了。

那伙伴悲哀地搖着頭。

“盎多尼奧，這畜生比我們都強。讓牠走了罷！牠折斷了那個鈎子正是一件僥倖的事。再遲一點連我們都要弄到海裏去了。”

“放過牠嗎？”老板喊着。“啊！魔鬼！你可知道這條值多少錢嗎？現在不是謹慎或是害怕的時候。捉住牠！捉住牠！”

他便把船轉了一個向，向着遇見過那個鮪魚的地方去。

他換上了一個新的鈎子，一個極大的鐵鈎子，在鈎子上穿上了許多的羅味勒，而且還緊握住舵

柄，他攪起了一根尖銳的停船竿。他將在那條又笨又有力的畜生來到他近旁的時候，請牠吃一竿！……

……

繩子是掛在後面，差不多是很直的。小船重新又被搖動着了，可是這一次是格外可怕了。那條鮪魚已牢牢地鈎住了；牠牽着那個粗鈎子，又止住了那隻因為牠的原故而在波浪上發狂地舞着的小船。

水似乎在湧着；在水面上升起了無數的水沫，和在濁水的激浪中的大水泡，好像在水中有些巨人在交戰着一樣。忽然間那隻小船似乎被一隻不可見的手所攪住了一樣，側了轉去，於是海水便侵入了船面的一半。

這個突然的動搖翻倒了漁夫們。盎多尼奧，放鬆了舵柄，是幾乎要被投到波浪中去了：隨後，在一個破碎的音響之後，小船纔復了原狀。繩子是已經斷了。立刻那條鮪魚在船邊發現了，用牠的強有

力的尾巴，翻起那極大的沫浪來。啊！這強徒！牠終究靠近他了！於是盎多尼奧便狂怒地，好像是對付一個不共戴天之仇的仇人一樣地，用停船竿將牠連擊了多次；將停船竿的鐵尖一直刺到那膠黏的皮中。水都被血所染紅了，那條魚就鑽到猩紅的激浪裏去了。

最後，盎多尼奧呼吸着。他們又讓牠逃走了！他看見那船面已很濕了；他的伙伴是在桅桿邊；他是緊靠在那裏，險色很慘白，可是十分地鎮定。

“我以爲我們要淹死了，盎多尼奧。我甚至吃了一口海水。該死的畜生！可是你已很抓着牠的癢處了。你將看見牠立刻就會浮起來了。”

“那小孩子呢？”

那父親不安地，用一種憂慮的口氣發出這個問題來；好像他是在怕着那回答似地。

小孩子不在船面上。盎多尼奧從艙洞中溜下

去，希望着在艙底裏找到他。他沒在水中一直到膝邊，因為在艙底中滿是海水。可是誰顧到這個呢？他摸索地尋找着，在這狹窄而暗黑的地方，可是只找到那淡水桶和更替的繩子。他像一個瘋人地回到船面上。

“那小孩子！那小孩子！……我的盎多尼哥！”

那伙伴做着一個憂愁的怪臉。他們自己可不是險些也掉下水去嗎？被幾下的翻動所弄昏，那孩子是無疑地像一粒子彈似地落到海裏去了。可是這伙伴雖然這樣想着，却總沉默着一句話也不說。

遠遠地，在那隻船險些要沉沒過的地方，有一樣黑色的東西浮在水面上。

“你看那個！”

那父親跳到海中去，用力地游泳着，那時他的伙伴正在捲帆。

盎多尼奧老是游泳着，可是當他辨出那個東西只是從他的船中掉下去的槳的時候，他正差不

多連氣力都沒有了。

當波浪將他舉起來的時候，他差不多是全體站在海水外面一樣地，可以看得更遠一些。到處都是無邊的海水！在海上只有他自己，那隻靠近過來的船，和一個剛纔露出來的，可怕地在一大灘血水中拘攣着的黑色的彎曲形。

那條鮪魚已經死了……可是這和那父親有什麼關係呢？說這個畜生喪了他的獨子，他的盎多尼哥的生命罷！上帝啊！他賺飯吃是用這種方式的嗎？

他還游泳了不止一小時，在每個輕觸中，都以爲他的兒子的身體將要從他的腿下透出水來；理想着那波浪的幽暗的深凹是他的兒子的尸體，在兩個波浪間浮着。

他準會留在那兒；他準會和他的兒子同死在那兒。他的伙伴是不得不將他弄起來，用力地，好像對付一個倔強的孩子似地，將他重新放在船中。

“我們怎麼辦呢，盎多尼奧？”

他沒有回答。

“不應該這樣去找他的，真傻！那是流動的東西啊。那孩子在我們父親死過的地方，也就是我們將要死的地方死了。這不過是一個時間的事件：這是遲遲早早總要來到的！可是現在工作罷！不要忘記了我們的艱苦的生涯！”

立刻他預備了兩個活結，將牠們套在鮪魚的身上，開始將牠拖曳了起來。水上劃着一條血線……

一陣順風吹着船回去，可是船中已積滿了水，不能好好地航行；這兩個人，出衆的水手，都忘記了那不幸，手中拿着杓子，彎身在艙底中，一杓杓地將海水拋出去。

這樣地過了好幾個鐘頭。這種辛苦的工作將盎多尼奧弄呆了，牠不准他有思想；可是眼淚却從他眼睛中流出來；這些眼淚都混和到艙底的水裏

又墜落到海中，在他的兒子的坟墓上……

自從船輕鬆了以後，牠便走得很快了。

港口已看得出了，帶着牠的被落日所渲染成金色的白色的小屋。

看見了陸地，盎多尼奧心中睡着的沉哀和恐怖都醒來了。

“我的女人將如何說呢？我的羅非納將如何說呢？”這個不幸的人哀哀地說着。

於是他便戰慄起來，正如那些在家裏是做妻室的奴隸的有毅力而大胆的男子們一樣。

輕跳着的迴旋舞曲的節奏溜到了海上去，好像是一個愛撫一樣。那從陸地上來的微風，向小船鞠躬着；同時又帶着那生動又歡樂的曲子的聲音來給牠。這就是他們在俱樂部前面散步場上奏着的音樂。在棧橋樹下，那些避暑人的小綉陽傘，小的草帽，鮮明奪目的衣衫，像一株薔薇樹上的彩色的蓓蕾一樣地來來往往地穿走着。

那些穿着白色和粉紅色衣裳的孩子們，在他們的玩具後面跑着，或是繞起一個快樂的圓圈子，像飾着燦爛的色彩的輪子一樣地轉着。

那些有職業的人們圍聚在碼頭上：他們的不停地看着大海的眼睛，已認出了那隻小船所拖着的东西了。可是蓋多尼奧却只在阻浪石那邊看見一個高大，瘦長，深灰色的，站在一塊岩石上，而風又轉着她的裙子的婦人。

那隻船靠碼頭了。那樣的喝采聲啊！大家都想仔細地看看那個怪物。那些漁夫們，從他們小船上，向他射出那豔羨的眼光來；那些裸着體，磚頭的顏色的孩子們，都跳到水裏去，去摸摸那個極大的尾巴。

羅非納從人羣中開了一條路，走到他的丈夫的面前，他呢，低倒了頭，用一種昏呆的態度在聽他的朋友們的慶祝。

“那孩子呢？那孩子到那兒去了？”

那可憐的人的頭格外低倒了。他將他的頭陷在肩中，似乎要使牠消隱了，什麼也可以不聽見，什麼也可以不看見似的……

“可是盎多奧哥在那裏？”

羅非納的眼睛燒着怒火，她似乎要將他一氣吞下肚去似地，抓住那有力的漁夫的小衫的胸襟，粗暴地搖着他；可是不久她就放了他，突然地舉起手臂，發出了一個可怕的吼聲：

“啊！天主啊！……他死了！我的盎多奧哥已湮死了，他是在海裏。”

“是的，女人，”那丈夫用一種好像被眼淚所窒住的遲緩而不定的聲音格格不吐地說着。“我們真不幸極了。孩子已死了；他是在那他祖父去的地方，而我也有一日將去的地方。我們是靠海生活的，海也應該吞了我們。怎麼辦呢？”

可是他的妻子已不去聽他了。她被神經的變動所搖動着，倒在地上，在灰塵中滾着，自己拔着

自己的頭髮，抓破自己的臉。

“我的兒子！我的盎多奧哥！”

漁夫們的婦人都向她跑過來了。她們很知道這個：因為她們自己也都經過這種變動過的。她們將她扶起來放在她們有力的臂間，扶着她一直到她的茅屋去。

那些漁夫們請那不停地哭着的盎多尼奧喝了一杯酒。在同一個時候，他的那個為生活的強烈的自利心所驅使着的伙伴，在那些爭着這條極好的魚的魚販子面前，把價錢抬得很高。

那披頭散髮的，昏暈過去的，由朋友們扶着到茅舍去的可憐的婦人的失望的呼聲，間隔地響着，一點一點地遠過去：

“盎多尼哥！我的孩子！”

而在那些椶櫚樹下，老是來往着那些穿着燦爛的衣裳的，帶着幸福和微笑的神氣的避暑的人們，那些沒有覺得那不幸人在他們旁邊經過，也不

稍稍地看一眼那幅窮人的活劇的人們；而那優美的有肉感的節奏的迴旋舞曲的聲音，歡樂的癡情的頌歌，和諧地溜到水面上，用一種吹息，愛撫着大海的永恆的美。

蝦 蟆

我的朋友說：“我在鄰近伐朗斯的拿查萊特的漁村中消夏。婦女們都到鎮上去賣魚；男子們有的坐着他們的三角帆船出去，有的在海灘上扳着網。而我們這些洗海水浴的人們呢，我們白天睡覺；在晚上，我們在我們的門前，默看着海波的燐光，或是當聽見蚊子嗡嗡地響着來擾我們的清閑的時候，我們便用手掌拍着。”

“那醫生——一個勇敢而善嘲的老人——來坐在我的棚架下，于是手邊放着一個水囊或是西

瓜，我們便開始談着他的那些海上的或是陸上的輕信的診客。有時我們數說起薇桑黛達的病，便笑起來了。她是拉·索倍拉納(La Soberana 西班牙語，意為郡主——譯者註)，一個女魚販子的女兒。她母親的這綽號是因為她的肥胖而高大的身材以及她用來對待市上的婦人們的強迫別人而逞私意的傲慢態度而起的。這薇桑黛達是村莊中最俊俏的少女啊！……一個狡猾的棕色的小姑娘，口舌伶俐，眼睛活潑；她只有魔鬼的美，可是由於她的目光的刺人的靈活，和她那用來矯作畏葸和怯弱的機巧，她蠱惑了全村的少年人。她的未婚夫是迦拉復思迦，是一個勇敢的漁人，他能站在一根大木上到海裏去，可是他是很醜，沉默寡言又容易拔出刀來。禮拜日他和她一同散步，當那少女，帶着她的放縱而憂傷的孩子氣的媚態，抬起頭來對他說話的時候，迦拉復思迦用他的斜視的眼睛，向他的四周射出那似乎在挑撥起全個村莊；田野，海灘和大

海，使他們來和他爭他的親愛的薇桑黛達的目光。

“有一天，一個使人驚詫的消息傳遍了拿查萊特。拉·索倍拉納的女兒的身上有了了一個動物；她的肚子脹起來了；她的臉兒消失了顏色；她的嘔吐驚動了全個茅舍，使她的失望的母親哀哭，又使那些吃驚的隣女們都跑過來。有些人對於這種病微笑着。“把這故事去講給迦拉復思迦去聽罷！……”可是那些最輕容易相信別人的人們，當看見那漁人——他不久之前還是一個外教人，一個駭人的癩神者——悲哀地，失望地，走進那村中的小教堂，去禱求他的愛人的痊愈的時候，他們便停止了那對於薇桑黛達的取笑和疑心了。

“這是一個使這不幸的女子苦痛着的奇怪而可怕 的病：她，那些溺惑奇蹟的鄉人以爲，有一隻蝦蟆在肚子裏。有一天，她在附近的河流的水蕩中渴了些水，於是那壞畜生便溜到她肚子裏去，在那裏，牠便不停地肥大起來。那些害怕得發抖的鄰居

的婦女們，都跑到拉·索倍拉納的茅舍中去看那少女。她們莊嚴地摸着那膨脹的肚子，又在那緊張的皮膚上找着那躲着的畜生的起伏。有幾個年紀最老最有經驗的婦人，勝利地微笑着說她們已覺得牠在動着，又爭論着吃什麼藥纔會好。她們拿幾匙香蜜給少女，使香味將那動物引起來，而且當牠正在嘗着這有味的食品的時候，她們便將醋和胡葱汁灌進去淹牠，這樣牠便會飛快地逃出來了。同時，她們在那少女的肚子上，貼上些神效的藥物，使那蝦蟆沒有一刻安適，這樣牠便會嚇跑了：這些藥物就是滲着燒酒和香膏的捲絮；蘸着柏油的蔴束；城中的神醫畫着符，蓋着所羅門的印的符紙。薇桑黛達打着厭煩的寒噤，揉曲着她的手足，她被可怕的嘔吐所搖動着，好像她正要吐出她自己的心臟來一樣；可是那蝦蟆却連一隻腳都不屑伸出來，於是拉·索倍拉納便向天高聲的呼求着。這些藥物從沒有能夠趕出這壞畜生過。還不如聽牠去，

不使那少女吃苦好些，而且還要飼養着牠，使牠不單是靠喝着那漸漸慘白下去，瘦小下去的可憐的少女的血來養活自己。

“因為拉·索倍拉納很窮，她的女朋友們都來幫助她。那些漁婦帶着那從城裏最出名的茶食店裏買得的糕餅來。在海灘上，在打漁完畢後，有人為她選擇幾尾可以煎成極好的湯的魚，放在一邊。鄰女們在火上燉了一罐糜粥，倒在碗中，慢慢地小心地送到拉·索倍拉納的茅舍中來。每天下午，一碗一碗的朱古力茶繼續地送過來。

“薇桑黛達反對着這過度的好意。她吃不下去了！她已吃飽了！可是她的母親還將她的生毛的鼻子湊上前去，帶着一種專橫的神氣對她說：‘吃啊！我叫你吃啊！’薇桑黛達準要想想她身上所有的東西了……拉·索倍拉納便對於那個躲在她的女兒的肚子裏的神祕的動物，生出一種祕密而不能形容的同情。她將牠描擬出來，她看見牠：這是她的

驕傲！爲了牠，全個村莊的人纔注意着她的茅舍，隣居的婦女們纔不停地走過來，而且，在到處路上，婦人們纔向她問訊她的女兒的消息。

“她只請了一回醫生，因爲他打從她門前走過，可是她却一點也不相信他。她聽着那醫生在隔着衣裳摸過她女兒的肚子後的解釋；可是當他說着要一個格外深切一點的診察時，那驕傲的婦人是幾乎要將他丟到門外去了。不要臉的！他想得到一個如此親切地看這少女的快樂；她是這樣地畏怯，這樣地貞潔，這種辦法只要一說起就夠使她臉紅了！”

“禮拜日的下午，薇桑黛達在一羣馬麗亞的女兒孩的前面到教堂裏去。她的凸起的肚子，受着她的伴侶的驚奇的注視。大家都不停地向她問着她的蝦蟆，於是薇桑黛達便沒有聲氣地回答着。現在，牠不去擾她了。因爲飼養得好，牠已大得多了；牠有幾回還掀動着，可是使她受的痛苦已比從前

輕得多了。她們輪流地摸着這個看不出的畜生，看他動不動；她們帶着一種尊敬來看待她們的朋友。那教士，一個淳樸而慈悲的聖潔的人，驚訝地想着那上帝造了來試驗他的生物的奇異的東西。

“日暮時，當合唱班用一種溫柔的聲音唱着對於海上聖母的頌歌的時候，每個處女都想起那神祕的動物，又熱心地祈求着那可憐的薇桑黛達快點從她的苦痛中解脫出來。

“迦拉復思迦 也是很得人心的。婦女們喊着 他，老年的漁夫攔住了他，用一種嘶啞的聲音問他。‘那可憐的女孩子！’他用一種多情的憐惜的聲調喊出來。除此以外他不更說什麼了；可是他的眼睛却顯露出要早些擔當下薇桑黛達和她的蝦蟆的責任的熱望，那蝦蟆，因為是屬於她的，所以他也有些愛牠。

“有一天夜裏，正當那醫生在我門前的時候，一個婦人前來找他了，還用一種驚怕的，戲劇式的

摹擬將情狀描畫出來。拉·索倍拉納的女兒的病已十分危急：他準得要跑去救她了。那醫生聳着肩：‘啊，是了！那蝦蟆！’然而他却絕對沒有要預備動身的表示。可是一刻之後，接着另一個婦人又來了，她的舉動比前一個還要急燥。那可憐的薇桑黛達！她快要死了！她的呼喊聲滿街上都聽得到了。那個怪物正在吞食她的肝臟……

“我爲那使全個村莊騷動的好奇心所引動，便跟着醫生前去。在到了拉·索倍拉納的茅舍的時候，我們是要從那塞住了門口，擠滿了屋子的內部的密厚的大羣婦女們中開出一條路來。那一聲聲的痛苦呼喊聲，從屋子的深處，從那些好奇的或是驚恐的婦人們的頭上傳達出來。那拉·索倍拉納的粗糙的聲音用一種懇求的喊聲來回答她女兒的呼喊聲：‘我的女兒！啊啊，主啊，我的可憐的女兒！……’

“那些多嘴的婦人們的命令式的嘈雜的聲音

招待了醫生的來臨。那可憐的薇桑黛達滾着，她已擔當不下這種苦痛了；她的眼睛迷惘着，她的臉兒扭轉着。應該去爲她施手術，趕快趕出這綠色而油滑的，正在吞噬着她的魔鬼！

“醫生走上前去，一些也不理睬她們的話，而且，還不等我跟上了他的時候，他的帶着一種煩燥的粗暴的態度的聲音，在那突然的靜默中響起來了。

“‘好上帝！那惟一使這小姑娘痛苦的原因，就是她將要……’

“還不等他說完，大家對於他的語調，他正要說的話暴躁起來了。那大羣的被拉·索倍拉納推開的婦女們，正像那在一頭鯨魚腹下的海浪一樣的騷動着。她伸開她的腫胖的手，她的威嚇別人的指爪，喃喃地冒着，向醫生惡狠狠地看着。強盜！酒鬼！滾出去！……保留着這個不信教的人，這完全是村莊的錯處！她要生生地將他吃下肚去！聽她去

罷！……她發狂地在她的朋友們間掙扎着，想從牠們那裏脫身出來，挖出那醫生的眼睛。在這種復仇的呼聲中，還夾着那苦痛使薇桑黛達喊出來的‘啊啲！啊啲！’的訴冤的微弱的聲音。‘瞎說！瞎說！叫這壞蛋滾罷！臭嘴！完全是瞎說！’

“可是那醫生，一點也不注意那母親的威嚇和女兒的漸漸地高大，漸漸地刺耳的哀鳴聲，他含怒地，高傲地，來來往往地討水，討布。忽然間，她好像有人要殺她一樣地大喊起來，于是在那我所看不見的醫生的周圍起了一種好奇心的騷擾。‘瞎說！瞎說！這壞蛋！這說壞話的人！……’可是不久薇桑黛達的訴冤聲不是孤單的了：在那似乎向天伸訴的無邪的罹難者的聲音上，加上了一種從第一次呼吸着空氣的肺中出來的呱呱之聲。

“這時拉·索倍拉納的朋友們應得拖住她，不使她摸到她女兒的身上去了。她會弄死她！雜狗！這孩子是誰養的？……在威嚇之下，那個還喊着

‘瞎說！瞎說！’的病人；臨了終究斷斷續續地承認了。‘一個她以後從沒有看見過的種地園的青年人……’一個在晚間的疏忽。她已不很記得清楚了！……而且她再三地說着她的記憶的不好，好像這是一個一點也無可責難的解辯。

“大家都明白了。婦人們不耐煩地要把這消息傳播出去。在我們出去的時候，拉·索倍拉納，慚愧着又流着眼淚，要想在醫生面前跪下來吻他的手。‘啊啊！安東尼先生！……安東尼先生！’……她請他恕她剛纔的冒犯；她想起了村莊中居民的批評就失望了。‘這些說壞話的女人，她們可不知道那等待着她們的天罰嗎？……’第二天，那些歌唱着拔網的青年人，便杜撰出新的歌謠來！蝦蟆之歌！她是不能活下去了……可是她尤其害怕着迦拉復思迦，她很了解這個撒野的人。那可憐的薇桑黛達，假如一走到路上，他就會弄死他；而且她，她也會有同樣的命運，因為她是她的母親，而不當心

地看管她。‘啊啊，安東尼先生！’她跪着請求他去看看迦拉復思迦。他是如此地和善，如此地有見識，一定會克服他，使他發誓不來傷害她們，忘記了她們。

‘那醫生用他那與對付威嚇時同樣的漠不關心的態度接受了她的懇求，乾脆地回答：‘再看罷：這是個有味兒的事！’可是一等走到路上，他聳着他的肩說：‘我們去看看那個畜生罷！’

‘我們將迦拉復思迦從酒店裏拖了出來，我們三人便在黑暗中在海灘上散着步。這漁夫在我們這兩個這樣重要的人物之間似乎很窮。安東尼先生對他說着那自從創世起的男子的不可辯論的高尚；說着婦人爲她們的輕佻而起的輕蔑。況且她們的數目又是這樣多，假如有一個女子使我們憎厭，我們儘可以換一個！……最後他突然地將那所發生的事講給他聽。

‘迦拉復思迦遲疑着，好像他還沒有聽清楚似

地。他的遲鈍的感覺領悟得很慢。‘憑上帝！憑上帝！’他暴怒地隔着帽子搔着自己的頭皮，把手放到腰邊，好像在找他的可怕的刀一樣。

“醫生便安慰着他。他一定會忘記了那個少女，不去逞凶。爲了這個假聖女，像他這樣的一個有作爲的青年是不值得去坐監牢的。況且那真正的罪人是那個不相識的農夫……而且……她！她早已把這事忘記得干干淨淨了，這可不是一種解辯嗎？

“我們一聲不響地走了許多時候，迦拉復思迦繼續地搔着他的頭，摸着他的腰。突然地，他用他的粗大的聲音使我們嚇了一跳；他不用伐朗斯話，却用迦斯帝爾話對我們說着，這樣可以使他所說的話格外嚴重：

“‘你們……可肯……聽……我……一句話？你們……可肯……聽……我……一句話？’

“他帶着一種開釁的神色看着我們，好像在他

面前有一個種地園的不相識者，而他正要向他撲過去的樣子。

“‘好罷！我……對……你們說，’他慢慢地說着，好像把我們認作他的仇敵似地，‘我對你們說……現在我……格外……愛……她了……’

驚詫到不知所答，我們和他握手了。”

奢 侈

“她在我膝上，”我的朋友馬蒂奈說，“她的豐健的身軀的溫暖的重量開始使我疲乏了。

“這種光景……在這種地方如平時一樣的光景。塵翳了玻面的鏡子，名字亂塗在這些鏡面上，像蜘蛛的網；褪色的天鵝絨的沙發，彈簧軋軋地響得很利害；牀用舞台的掛件裝飾着，清潔和公用得像一條人行路，在牆壁上，掛着鬪牛的畫和賤價的着色畫，畫着天使似的處女們正在嗅着一朵玫瑰或神思恍惚地凝視着一個勇敢的獵人。

“這景色是罪惡的道院中的一間寶愛的禪房的景色；一間爲特殊的恩主留着的雅室；而她又是個精神好，身體健的生物，她好像帶了一股山間的清氣到這浸透了賤價的香水，米粉，和骯髒的洗滌盆中升起來的水氣緊閉的屋子裏的沉濁的空氣中。

“當她和我說話的時候，她用稚氣的喜悅撫摩着她外衣上的絲絨；這是一縷精緻的緞子，鶯兒般黃色的，束在她身上似乎很緊，一襲衣裳；那是我記得在幾個月前穿在別個女郎的精妙的嬌體上的，據報告說，她已經死在病院裏。

“可憐的女郎！她是很引人注意的！她的又粗又多的頭髮，梳着希臘式，裝飾着玻璃鑽；她的臉頰，從汗的露珠上光輝着，掩上了一厚層脂粉；好像要顯示她的原狀，她的手臂，那是堅實的，棕黑色的，可以和男性的相比的，從她的歌女衣服的廣袖中逸出了。

“當她看見我用注意的目光看着她種種奢侈的服飾而跟隨着她的時候，她以為我是在仰戀着她，便用一種使氣的表现旋轉她的頭來。

“這樣一個簡樸的生物啊！……她還沒有熟悉這屋子裏的習慣，說老實話——一切的真情——給那些要曉得她的歷史的人。他們叫她為馥羅拉；但她的真名字是瑪麗·貝芭。她並不是什麼陸軍大佐或官吏的孤女，也並不曾經營過許多戀愛和歷險的繁複的故事，如她的同伴所曾做了來在這樣一種地方證明她們的現狀。那真情；常是真情；是她準要因為她的坦白而被縊死。她的雙親是在阿拉公的一個小城裏的地位很安適的農人，靠種地度日，有兩頭驛子在他們的小倉裏，麵包，酒，和足夠週年的薯；在晚上，本地的最好的人一個一個的來用接連奏着的夜情曲柔軟她的心，試想載去她的黝黑的，強健的身軀和她從祖父承襲下來的四個菓子園。

“‘但你能期望着什麼，我的親愛的人兒？…我不能忍受那些人。他們在我看來是太粗獷了。我是生來要做一位小姐的。告訴我，爲什麼我不能做貴小姐？難道我沒有任何小姐那樣的好看相嗎？’…

“她將她的頭密偎着我的肩，她是像溫馴的情婦，——一個降伏於種種薄倖以求易得衣服漂亮的奴隸。

“‘那些人，’她接着說，‘使我生病。我便和那學生逃走，——懂得嗎？——那縣長的兒子，我們浪遊着直到他捨棄了我，我便住在這裏，等待着有較好些的事情出來。你瞧，這是一個短短的故事，’我並不怨艾什麼。我是很滿足了。’

“爲要表示她是何等的快活，那不快活的女郎跨坐在我的腿上，將她生硬的手指推壓着我的頭髮，使牠蓬亂着，用可怕的姿態，她的強壯的鄉下人的聲音，唱着一支‘坦哥’。

“我承認我曾被一種衝動所包圍而對她（說道

德的名義)說那種當我們飽食了和慾望死滅了的
時候我們所擁有着以傳佈德行的偽善的願望。

“她抬起了她的眼睛，驚怪着看我用這樣莊肅
的神情向她說教，像一個傳道師，膝上抱着一個妓
女，在讚美貞潔；她的注視繼續地游移着從我的嚴
肅的容顏到近身的那只床上。她的常識是在這種
德行和片刻前的奢侈之間的不適當之前被挫折
了。

“忽然她好像懂了，一陣笑漲上了她的肥頸。

“‘小鬼！……你真是多好笑！你用什麼臉說這
些事情！恰像我家鄉城裏的牧師……’

“不，貝芭，我是很正經的。我相信你是一個好
女郎；你還沒有懂得你從前所做的事，我現在勸告
你。你已經墮落得很低，很低。你已經在底裏了。即
使已經在罪惡的歷程裏，大多數婦人都反抗着，否
認着在這屋子裏你所須求的愛撫。但還有你救濟
你自己的時候。你的雙親足夠維持你生活上去；你

不必在貧困的需要之下到這裏來。回到你的家裏去，過去的事情便會被遺忘了；你不妨撒一個謊，捏造一種故事以證實你的逃亡，誰會知道？……那些常爲你奏夜曲的人們中的一個便會娶了你，你便將有了兒子，你便將成爲一個受尊敬的婦人。

“那女郎神色轉爲嚴肅了，當她瞧着我很熱心地說着的時候。她漸漸地從我的膝上滑下去直到站立在地上；注視着我，好像她看見奇怪的人物在她身前，於是一堵不可見的牆壁在兩人之間升了起來。

“‘回到我家裏去！’她用粗澀的重音喊着。‘多謝。我很懂得這是什麼意義。天色沒有亮就起身，做着苦工像一個奴隸，走出到田裏去，雞眼兒毀了你的手掌。瞧，我手上還現着那些。’

“於是她讓我撫覺得那些結起在她強壯的手掌裏的硬塊。

“‘這種種，要交易些什麼？爲了要受尊敬嗎？

……一點尊敬也沒有！我不是那種瘋子。拿這許多換尊敬！’

“她用了幾種從她的同伴處學來的醜惡的動作伴合着這些話。

“隨後，哼着一支小曲，她走過去臨鏡檢察她自己，微笑地慶賀着她遮着假珠子的，着粉的頭髮的耀光，那是從那破鏡子裏照映出來的。她撮縮着嘴唇，那是抹着胭脂像一個做馬戲的。

“我的德行的任務愈趨愈堅定，我繼續着從我的椅子裏向她說教，把這偽善的宣傳處包捲在繁喋的話裏。她是選擇了壞的了；她應當想到將來。現在並不算得壞。她是什麼？夠不到一個奴隸；一片兒裝飾品；他們利用了她，他們採奪了她，而隨後……隨後便會更壞了；醫院，招嫌的病症……

“但她的生澁的笑又打斷了我的話。

“‘算了，孩子。不要惱我。’

“於是她便直立在我面前，她將我裹卷在一種

無限的同情的凝視裏。

“怎麼，我親愛的人，你多麼傻！你難道以為我在嘗過了這種生活之後，會回去過那狗子的生活嗎？……不啊，先生！我是為奢侈而生的。”

“於是，用了虔誠的讚仰態度將她的目光游移過那些破椅子，殘毀的沙發，和那成為公眾的通衢的床，她便來來往往地走動着，在她的裙子拖過房間的時候作着綽綽聲，撫惜着那似乎還保留着別個女郎的體溫的外衫的褶襞。”

落 海 人

在夜降下來的時候，那隻沉重的‘桑·拉發艾爾’船裝着一船的鹽，走出了多萊維艾牙到吉勃拉爾達去。

艙底裏貨物已裝得滿滿地了。在艙面上像山一樣高的袋子積在那大桅杆邊。要從船頭走到船尾，船夫們必須沿着船邊走去，很困難地保持着身體的平衡。

夜是美麗的，一個春夜，帶着點點的繁星。那清涼又很有點不規則的海風，有時吹滿了三角形

大帆，使桅杆呻吟起來，有時突然地息了，于是那大帆像昏暈了一樣地落下，發着一種拍翅的高響聲。

船上的人——五個男子和一個孩子——在做了開出港口的工作以後吃着夜飯。他們吃光了那個熱騰騰的鍋子，在這鍋子裏，從老班到學習船夫，用一種船夫們慣有的友愛態度，他們輪流着把麵包浸進去。那些沒有職司的人們，隨後向艙洞中隱了下去，肚子裏滿裝着酒和西瓜汁，去到那堅硬的褥子上去休息。

啓思巴思老丈（Chispas西班牙語，意為火花——譯者）是在船舵邊，他是脫齒的老鯊魚，他噉哩咕嚕地不耐煩地在接受老班的指教。在他旁邊站着裘阿尼羅，那受老人的保護的人，是一個新進的船夫，在‘桑·拉發艾爾’船上航行還是第一次，對於那老人懷着很深的感激心，因為全靠那老人他纔能到船上來，平息了那個不很小的飢餓！

在裘阿尼羅眼中看來，這隻可憐的船竟有海軍司令艦，有力地航着的極美的船的神氣。這一晚的晚飯是他平生的第一頓認真的晚飯。

他餓着，像野蠻人一樣地裸着，睡在那他的因筋骨痛而不能動的祖母呻吟着禱告着的破屋子裏，這樣地一直活到十九歲。在白天，他幫助別人開出船去，他幫人把魚從筐子裏卸出來，或是搭在那些去打鮪魚和沙定魚的別人的船裏，希望着帶一些小魚回家。現在全靠那啓思巴思老丈，他變成一個真正的船夫了，因為啓思巴思是和他的亡父認識，很爲他出力的。他穿着那雙他驚賞地看着的大鞋子這還是第一次。可是人們說那個海是……勇敢罷！船夫這行業是一切行業中最好的一個！

望着船頭，把着舵，彎身察看着在船帆和大堆的袋子間的黑暗，啓思巴思老丈帶着談諧，微笑聽着他。

“是的，你選擇得不壞……然而這行業也有牠

的危險……你看罷……當你有像我這樣的年紀的時候……可是你的位置不在這里啊：站到前面去，還要先通知我，你看見有什麼船在我們前面沒有。”

裘阿尼羅帶着一種海灘上的頑童的堅決的態度，沿着船邊跑過去。

“當心！我的孩子！當心！”

他已經在船頭上了。他坐在繫帆杆旁邊，在察看那烏黑的大海面；在大海的深處，閃耀着的繁星像光蛇一樣地映照出來。

那隻沉重而滿載着的船，在每一個波浪後都莊嚴地陷下去，而那一點點的水一直飛濺到裘阿尼羅的臉上。兩條發燐光的浪花在沉重的船頭的兩邊溜過去，那吃滿了風的帆梢消失在黑暗中……

沒有更美麗的生涯了，裘阿尼羅想着。

“啓思巴思老丈！……拿枝烟捲兒給我，”他忽然這樣喊着。

“來找罷。”

他沿着和海風相逆的一邊的船邊跑過來。這正是風平浪靜的時候，而那張帆，起着波紋，正要沿着桅杆落下來……可是忽然經過了一陣意外的暴風：船突然側轉了。裘阿尼羅爲要保持着身體的平衡，貼向帆邊去，這張帆，在同時，忽然膨大得要爆裂了，把船飛快地射出去，而且用一種不可抵抗的大力，像弩一樣地把他遠推出去。在那在他身下分開來的水的響聲中，裘阿尼羅似乎聽見那含糊的聲音，或許是那年老的把舵人的聲音在喊着：

“一個人落到海裏去了！”

他沉下去長久……長久！被水浪的打擊和突然的墜下所弄昏了。在認清一切之前，他浮到水面上，游泳着又發狂地呼吸着冷風……而那隻船呢？……他已不復看見了。海是很幽暗，哦！比從船上看起來還要幽暗得多！

他相信看出了一點白點，一個浮在遠處的幽

靈。他向牠游過去，隨後看不見牠了，隨後又在別處看見牠了，在相對的那方，最後，迷失了方向，用力地划着，自己也不知道向那兒去。

他的鞋子有鉛一像的重。該咀咒的鞋子！他還是第一次穿牠們啊！他的帽子傷了他的鬢角；他的褲子將他拖下去，好像要一直伸張到海底去掃除那些海藻一樣。

“鎮定啊，裘阿尼羅，鎮定啊！”

他是有自信力的。他很會游水，而且能繼續維持兩小時。無疑地，他們會來將他撈起來的。在水裏浸一會！只就是了！一個人會這樣死的嗎？不要說在一場暴風雨中，像他的父親和他的祖父的那種情形罷；可是在這樣美麗的夜裏，在這樣平靜的海中，被帆所推出去而死，這真是死得太傻了！

“噲，船上的同伴們！……啓思巴思老丈……老班！”

可是他喊乏了。兩三次地，浪花將他的嘴掩

住。詛咒！……船的影子，牠似乎是毫不介意的；可是在大海中，一直沒到項頸，不得不繼續地擺動着手臂以維持在水面上，波浪使他窒息，用牠們的猛烈的波打着他，而在他面前，挖着深淵，又立刻合起來，似乎要將他吞了去。

他還懷着希望，可是帶着一些憂慮了。是的，他會繼續游兩小時。他曾經在海邊游泳的時間還要長，而且不疲倦。不過那是在太陽之下，在一片像水晶樣青天的海上，那時他在他的身體下面在仙境似的澄清中可以看見黃色的岩石，生着大海藻，好像綠色的珊瑚枝一樣，岩石上的粉紅色的貝，螺鈿的星，那被銀腹的魚所採擷而顫動着的生着肉色的花瓣的光耀的花……可是現在，他是在一個墨水似的海上，消失在黑暗之中，被他的衣服的重量所壓迫着，在他的腳下又有許多無窮盡的破舟的殘物，和被貪食的魚所啄碎的溺死者……時常地，有什麼東西一碰着他的褲子他就戰慄起

來，以爲已被尖利的牙齒所咬了一口了。

他疲倦又衰頹，仰伸着讓波浪載着他。晚飯反吐出來到他唇邊。這該詛咒的晚飯！要這樣的大價纔換得！……他弄到後來要不省人事地死在那裏。本能的衝動使他旋轉着。或許人們在找他；假如他不動地伸着，人們準會看也不看見他過去了。他又開始游泳了，帶着一種失望的狂激的毅力。他在波浪的頂上站起身來以便看得遠些，突然地一會兒到這邊，一會兒到那邊，而且不竭地在同一個圈子裏動着……

現在他慢慢地沉下了，覺得在他的口中有一種鹹的苦味；他的眼睛看不見東西了；波浪在他的剃光的頭上合下來；可是在兩個浪中造成了一個輕的激浪，一雙痙攣的手露出來了；他又現身在水面上……

他的臂膊麻木了。他的頭被睡眠所加重了，垂在胸頭。他似乎覺得天已經變了；星是紅色的，像

迸射出來的血一樣，海已不更使他吃驚了；他渴望着讓牠搖擺着，和安息……

他想起了他的祖母，她這時無疑地是在想着他。他想像那他所聽見過一百次的那可憐的老婦人的禱告一樣地禱告。‘我們的天父……’他心禱着，可是還不待說出這話來，他的舌頭動了，他用一種似乎不像是他的嘶啞聲說：“流氓，強盜！他們丟了我！”

他重新陷下去了；他消隱了，用力也不中用……他降下到黑暗中，像一塊沒有生氣的東西一樣；可是不知怎地，他又現到水面上。

現在他覺得那些星是黑色的了，比天還要黑，像一點點的墨水一樣。

這一次是最後了……他的身體是鉛製的了。他被他的新鞋子的重量牽着，筆直地沉下去。而且當他沉沒到那橫陳着沉船的殘片，被吞的尸身的白骨的深淵上去的時候，他的神經已漸漸為濃霧

所包住了，他不停地說着：

“我們的天父……我們的天父……強盜！豬
獠！他們把我丟掉了！”

女 囚

拉斐爾在那狹窄監牢中已有十四個月了。

他的宇宙是那四重白得像骨骼一樣的牆壁，——這些悲哀的牆，牆上的裂縫和壁虎他都記熟了。他的陽光，那屬於他的，就是那高高的小窗，而窗上的鐵柵又切斷了天的青片。他的牢房有八尺長，他佔據的地位還不到一半，都爲了這可咒詛的，老是嚙着人的鐵練；牠的鐵環子一直嵌到他的腳骨中，而且幾乎和他的肉結合了。

他已被判決死刑了。當在馬德里他們最後一

次翻着他的公案的時候，他在那里活葬地過了幾個月，不耐煩地在等着那絞架一下子將他從苦痛中解放出來的時刻。

那尤其使他戰慄的，是那每天掃除着的——無疑地是要使那滲過地上的蘆席的潮濕一直透到骨髓中——地的清潔，那些他們不肯留一點灰塵的牆壁……他們甚至把囚犯的骯髒的伴侶都奪去了。他簡直是孤寂極了……假如能有些老鼠走進那里去，他準會有和牠們分食他那極少的糧食的安慰，向牠們講着話，正如向那些善良的伙伴一樣；假如他能在屋角遇見一隻蜘蛛，他準會歡樂地和牠打伙熟了。

他們不願意在這個墳墓中除他之外有第二個生物。有一天，一隻瓦雀在鐵柵前出現了，牠帶着一種好弄的頑童的神色。這光亮和太空底游浪者在啁啾着，好像看見了在牠下面的，那個微黃色的，憔悴的，在大夏天不寒戰着的，有一大堆鬍子

結到鬚上，有一片破碎的大衣捲在腰邊的可憐的生物，在表現出一種驚詫來。這個有稜角的，慘白，白得像嚼過的紙一樣的頭顱，使牠吃了一驚；牠便搖動着牠的羽毛飛去了，好像在逃避着那從鐵柵中吐出來的墳墓和爛羊毛的臭味一樣。

那惟一的把生命重新喚起的聲音，就是那些當別的犯人們在院子裏散步的時候所發出來的聲音。那些人，他們至少能看見那在他們頭頂上的自由的天空。他們不是從一個小牆洞上呼吸空氣的；他們的腿是自由的，他們還可以隨便談話。就是在牢獄中，不幸也有等級的。人類的永恆的不滿足是被拉斐爾看破了。他羨慕着那些在院子裏往來着的人們；他以為他們的地位是最可羨慕的一個；而那些呢，他們羨慕着那些在外邊的，享受着自由的人們；而那些過路人呢，也許會對於自己的命運覺得不滿足，又奢望着，誰知道是什麼呢？……那麼自由竟有這樣的好啊！……他們正在求做囚犯

爲幸呢。

拉斐爾真不幸極了。在一個希望的興奮中，他曾經試想掘地道脫逃過，而現在監視緊壓着他，繼續地，又是沉重地。他曾經想用一種單調的聲音，來唱着那從母親那兒學來，而只記得幾句的頌歌。他們使他閉了口。他想做個瘋子嗎？噲，不准響！他們要將他看守得完全無疵，肉體上和靈魂上都聖潔，使那劊子手不至于會來收拾一個有病的人。

瘋子！他不願意做瘋子！可是那幽閉，那寂定，那又不夠又很壞的食糧戰勝了他。在夜間，當他被那十四個月以來他還不能受慣的有規則的光線所惹厭了，合上了眼睛的時候，他便有了些幻覺；一種狂妄的思想時常使他受苦：他以爲他的仇敵們，那些要弄死他的不相識的人們，已將他的胃弄壞；這種使他痛苦的陣陣的劇痛便是因此而起的。

白天裏，他不停地想着他的過去，可是他的記憶是很煩亂，煩亂得使他以爲在想一個別個人的

歷史。

他想起在爲了開槍傷人的初次入獄後，他的回到那小村莊的故鄉，他的在那處的名聲，市集酒家中的對他一舉一動都十分贊賞的大羣的主顧：多麼粗野，這個拉斐爾！村莊上最美麗的姑娘打算做他的妻子了，因爲她怕他還甚于愛他；市政議事員諂媚他，叫他做鄉村監衛，又鼓起他的粗野，使他手中拿着槍在選舉中爲他們賣力。他毫無阻礙地統治着這全村；他別那些‘別的人’，那打敗的一部份人們害怕；可是，那後來那些人倦了，拉住了一個好說大話的人，這人也是從牢獄中回來的，他們將他安插在拉斐爾對面。

天呀！職務的尊嚴竟拿來當玩意兒了；這個奪他的麵包的人準得捱打了。他等候着，他用鎗子重傷了他，又用槍柄將他打死，免得他叫喊和顫動。後來……這些事情被別人知道了！……結果：牢獄，在那里他又遇見他的舊伴侶；隨後是審問；從

前那些怕他的人們，都來告發他以報復從前所受的驚嚇之仇。最後那可怕的判決文到了，接着是過這可詛咒的十四個月監禁，老等着那從馬德里來的‘死’，可是無疑的這‘死’是坐着馬車來的，牠是如此的遲緩！

拉斐爾並不是沒有勇氣。他想起了約翰·保爾德拉，想起了法朗西思哥·艾思帶彭，那‘勇敢的人’，想起那些英武的勇士，他們的崇高的事蹟是被人們所歌詠；他們曾經時常使他興奮過；他自己覺得也夠得到像他們一樣地從容就死。

可是在有幾天夜裏，他好像是被一種隱藏着的彈力所牽動似地驚醒了，他的鐵鍊便發出一種淒哀的叮噠聲來。像孩子一樣地呼喊著，隨後立刻懊悔着自己的懦怯，徒然地遏止住他的呻吟。在他身上呼喊着的是‘另外一個人’，一個害怕着又佯哭着的，不相識者。他只在喝了六杯辛烈的梔子豆和無花果汁——這些在牢獄中人們稱之為咖啡

的——之後纔平靜下去。

從前的那個希望着死，等候着快些完結了此生的拉斐爾，現在只剩了一個外表了。那在這坟墓中長成的新的拉斐爾，恐懼地想着十四個月已將過完，死是一定走近來了。他準會安心地忍耐着再過十四個月這種可憐的生活。

他害怕着；他覺得那致命的時刻是近了；他到處看見牠：在那些出現在牢門邊的好奇的面貌上，在神父的來臨上——他是每天下午來探望他的，好像這發臭氣的牢房是一個談話和吸烟的最好的地方。不好的，不好的預兆啊！

探訪者的問題是最使人不安的了。拉斐爾可是一個好基督教徒嗎？“是的，我的神父”。他尊敬那些教士，而且他從來沒有缺少過對於他們應有的供奉過。人們對於他的家族也無可議論；他的家人都到山上去爲正式的國王出力去了，因爲那村莊上的教士曾這樣地吩咐過他。而且爲要證實他

的虔信，他從他的遮住他的胸膛的破衣中，拉出一片污穢的教會的肩掛和一些徽章來。

隨後那神父和他說着耶蘇，那上帝的兒子，他是曾經處過和他一樣的地位過的。這個比擬興奮起了這可憐的魔鬼。多麼光榮啊！……可是，雖然受着這命運相似的話的阿諛，但是他總希望這命運完全實現得越慢越好。

那可怕的，像霹靂一樣地打出來的消息的日子來到了。在馬德里一切都結束了。‘死’到了，可是這一次是迅速地由電報傳達過來的。

當一個傭人對他說，他的妻子帶着一個在他下獄期中生產的女孩，在監獄周圍徘徊着，請求和他見面的時候，他已很明白了。她既然離開了村莊，‘這件事’一定是就在目前了。

有人叫他去請求大赦，他便發狂地執着這個一切不幸中的最後的希望了。別人可不是已成功了嗎？爲什麼他不可以呢？在那馬德里的善良的婦

人（指 Maria-Cristina，當 Blasco-Ibanez 作此小說時，西班牙是在她攝政治下。——譯者註。），救他一條命是不算一回事的！這不過是簽一個字的小小的字的玩意兒罷了。

而且向着一切的爲了好奇或是爲了責任而來的送喪的訪問者：律師，教士，新聞記者，他戰慄着用一種懇求的聲音訊問着，好像他們能救他似地：

“你以爲怎樣？她會簽字嗎？”

第二天他們會牽着他，無疑地，到他的村莊去，被看守着又綁縛着，好像一頭牽到屠宰場裏去的野獸一樣。劊子手已在那里了，帶着他的傢伙。他的妻子，在等待着他出來的時候和他相見，在監牢的門口過了好幾個鐘頭：她是一個強壯的棕色的女子，嘴唇很大，眉毛是連結着的，而且當她搖動着她的蓬大而堆疊的裙子的時候，便有一種牲口房的辛烈的氣味發出來。

她在那里好像是十分驚嚇。在她的驚呆的自

光中，人們可以看出悲哀的成分是多子驚愕；一看了那緊貼着她寬大的胸膛的嬰孩，她便要哭了。

“主啊，多麼大的一家的恥辱啊！她很知道這個人要如此收傷的！這小孩子不生下來多麼好啊！”

那神父試想安慰她。要她忍耐着嗎？一朝做了寡婦之後，她還能夠遇着一個能使她更幸福些的男子。這種思想似乎使她重新有了生氣；甚至有一個少年來和她講初戀了，這人從前是被拉斐爾嚇跑的，而現在却來親近她，在村莊中和田野中，好像有什麼話要對她說似地。

“不！男子倒並不缺少。”她平靜地說，試想着微笑了。

“可是我是個誠虔的基督教徒，而且，假如我要和另外一個人結婚，我是要在教堂裏舉行的。”

在注意着教士和獄卒們的驚詫的目光的時侯，她又回復到實現的悲哀了，于是她的被迫的眼

淚便漸漸地流下來了。

在日暮時消息到了。赦免狀已簽了字。拉斐爾似乎看見的，那住在馬德里一切豪麗之間的貴婦人，好像是一位在神龕上的聖母，被電報和懇求說軟了心，赦免了這囚犯的一死。

這赦免的新聞在獄中一切的囚犯間都傳遍了，好像有人已為每個囚犯都簽了赦免狀似地。

“快樂些罷，”那教士向那被赦免的罪人的妻子說，“他們不會把你的丈夫處死了；你不會做寡婦了。”

這少婦靜默着一動也不動。在她的腦中，無數的思想似乎在慢慢地生出來，她不得不排解了牠們了。

“好！”最後她很安靜地說了，“那麼他什麼時候出獄呢？”

“出獄？……你瘋了嗎？再也不會。他不死已算是運氣了。他將到非洲監禁處去，而且，因為他還

年青力壯，他還很可以再活二十年。

這還是第一次，這婦人盡情地哭了；可是她是爲失望，爲忿怒而哭着；悲哀的份子呢，却一些沒有。

“噲，女人，”教士發怒着說，“這簡直是不量力。我們已救了他的命，你懂得嗎？他已不被判處死刑了……你還要怨着嗎？”

那婦人不哭了。她的眼睛懷怨地照耀着。

“好！讓他們不將他處死，……我很快樂着。他已有命了；可是我呢？”

在一個長時期的沉默後，他帶着那搖動着她的棕褐色的肉的嗚咽，加一句說：

“那麼，我，我是女囚了！”

瘋 狂

從村落的各方面，那些居民都跑到巴思古阿爾·加爾代拉的茅屋來了；他們帶着一種感動和害怕底混合的心情走進那茅屋的門。

“那孩子怎樣了？好點嗎？……”那個被自己的妻子，妻妹們，遠親們（他們都是被那個不幸所聚集攜來的）所包圍着的巴思古阿爾帶着憂鬱的滿意，接受着那些鄰人們的對於他的兒子底健康的同情的表記。——是的：他就要好些了！兩天以來，他已不爲這使全家鬧得昏天黑地的可怕“東西”所

困苦了。而那些沉默寡言的農夫們——小加爾代拉的朋友，正為那些被感情所激出喊聲來的多言的婦人一樣，把鼻子貼着臥房的門，小心翼翼地問：“你怎樣了？”

那加爾代拉的獨子是在那兒，有時躺着，有時坐着，手托着顛，眼睛呆望着房間中最暗的那隻角落。那父親呢，當他獨自的時候，便皺起了粗大的白眉毛，在那蔭着他的門的葡萄棚下踱着，或者，被習慣所牽引，會向鄰近的田看一眼，可是他却絕對沒有那灣下身去拔了那已在田畝間長出來的惡草的心情。這片精力勞汗所灌豐的地，在現在和他有什麼大關係呢？……他只有這一個晚年所得的兒子，這是一個勤力的孩子，和他一樣地勤勉又不多說話；他是一個不用命命和威嚇而盡自己的職務的農兵，而當要灌溉，要在星光之下給田喝水的時候，他從不會忘記在半夜裏醒來的；在清晨一聽見雞啼，他是會立刻從他的搭在廚房的凳子上的

孩童的可愛的牀上跳下來，丟開了被和羊皮，去穿他的草鞋的。

那巴思古阿爾老丈從來沒有對他微笑過。那是父親，是拉丁式的父親；家中的可怕的主人，他，在工作回來之後獨自進食，由妻子帶着一種屈服的態度站立着侍候的。

可是在這無上的家主的沉重的面具之下，却藏着一個對於這兒子——他的最好的作品，的無限的寵愛。他駕榻車是多麼地敏捷啊！他運動着鋤頭是多麼地出力啊！誰能像他一樣地騎驢子，而且帶着那樣的風度跳上驢背上去，只用草鞋的尖兒貼着那畜生的後腿呢？……而且這勞動者既不是喝酒的人又不是歡喜和別人噪嘴的人。當徵兵抽籤的時候，他常常有好運氣抽出一個好數目來，而在聖約翰祭，他又將要和一個鄰近的分租地的一個少女結婚，她是不會不帶幾塊地嫁到她的公婆的茅屋裏來的。那巴思古阿爾老丈所夢想着的是

一個快樂的將來；那幸福，那家族的傳統的誠實而平穩的繼續；另一個加爾代拉，當他年老的時候，會耕作着那片祖先所墾肥了的地，那時有一大羣的逐年增加的小孩子，那些‘加爾代拉’們，會在駕着車的馬的周圍玩耍着，會帶着幾分的害怕看着那言語簡單，老眼昏花，曝着太陽坐在茅屋的門前的祖父！

主啊！世人的幻想是如何地消滅啊！……星期六那一天，小巴思古阿爾在半夜裏從他的未婚妻家裏回來，在田野的小路上，一條狗咬了他；一頭壞畜生，牠一聲不響地從蘆葦叢裏躡了出來，而且，正當那少年俯身下去拾石子擲牠的時候，牠已在他的肩上深深地咬了一口了。他的母親，她是每夜當他去望未婚妻的時候，總要等着他給他開門的，那夜一看見他肩上的半個烏青圈子和紅的牙齒印，便驚喊起來了，她急忙跑到茅屋裏去，忙着預備湯藥和敷藥。

那孩子笑着這可憐的婦人的驚恐。“不要響，媽媽，不要響！”他被狗所咬這不是第一吹。他還留着許多狗牙齒印，那是他在兒時到村落裏去的時候向茅屋的狗拋石子的結果。那老加爾代拉在床上毫不要緊地說：第二天，他的兒子可以到獸醫生那兒去，獸醫生會用熱鐵在他的傷處炙一炙，那就什麼事也沒有了。這就是他的命令，是沒有商量的餘地的。

那少年人鎮定地受那個僑寓在伐朗斯的村落的回族的遺民的手術。一共是四天的休息。就是在這四天休息中，這個勞働者還要冒着新創，想用他的受着痛苦的手臂幫助他的父親。禮拜六，當他在日落後到他的未婚妻的田莊裏去的時候，人們老是問着他的健康上的消息：

“噲！那個傷處現在怎樣了？”他在他的未婚妻的含着問話的眼光下快樂地聳着他肩膀，於是這兩口子弄到後來便在廚房的盡頭坐了下來了；他

們在那兒互相默默含情地看着，或是談着買鋪陳和婚床，不敢互相靠近去，堅定而嚴重，正如他的未婚妻的父親笑着所說的一樣，他們在兩人之間讓出了一個‘操鑷刀’的地位。

一個多月已經過去了。只有那個母親沒有忘記了那回意外事。她念愁地看着她的兒子。啊啊！聖母啊！村落似乎已被上帝和他的聖母所遺棄了！在當伯拉特的茅屋裏，有一個孩子被一條瘋狗咬了一口過，現在在受着地獄的痛苦。村莊裏的人們帶着恐怖去看那可憐的生物。這是一個這不幸的母親所不敢去看的景象，因為她想着她自己的兒子：啊！假如這個小巴思古阿爾，這像一個堡壘一樣強大的小巴思古阿爾，有了和那個不幸人同樣的命運……

一天早上，巴思古阿爾不能從那他睡着的廚房的長橙上起身了：他的母親扶他上了那張佔據

臥房一部分的婚床上，那間臥房是茅屋的最好的房間。他發了熱，在被狗咬過的地方感到非常痛苦；一層密密的寒戰流過他的全身，他牙齒打着牙齒，而他的眼睛又爲一重微黃的翳遮暗了。於是，本地最老的醫生，霍賽先生，騎着他的顛跛的老驢子，帶着他的百病萬靈藥和他的滲過髒水的細傷處的紗帶來了。一看見那個病人，他就扮了一個鬼臉兒。這是利害的，非常地利害的！這是一個只有那些在伐朗斯的名醫所能治的病，而他們是比他曉得的多呢。

加爾代拉駕起了他的馬車，把小巴思古阿爾送上馬車去。那個已過了危險期的孩子，現在微笑着，說只感到一點小痛了。回到家裏的時候，那父親似乎是格外安心了。一個伐朗斯的醫生已爲小巴里古阿爾開了一刀。他是一個很正直的人，他只用好言勸慰病人，他孜孜不倦地仔細診看着病人。

一禮拜之內，這兩個人每天都到伐朗斯去，可是有一天早上，小巴思古阿爾不能動了。那危險期重復回來了，比前一次更凶，使那可憐的母親不住地驚呼。他的牙齒軋軋地作聲着，又呼喊着，在嘴角噴出泡沫來；他的眼睛似乎膨脹起來了，發黃而凸出，像極大的葡萄一樣。他的筋肉抽動着，站起身來，而他的母親攀在他的頸上，驚呼着；而那加爾代拉呢，這沉默而鎮定的力士，用一種大力抱住小巴思古阿爾的手臂，又用一種鎮定的力強使他歸於安靜。

“我的兒子！我的兒子！”那母親哭着。啊啊！她的兒子，她幾乎認不出他是她的兒子了，在她，他似乎是另外一個人了，好像從前的他現在這贖了一個軀殼，而一個惡魔已鑽到他身上去，在使從這母親的腹中出來的一塊肉受苦，又在這不幸人的眼睛裏燃起了凶光。

隨後平靜，疲憊來了。一切鄰近的婦人，都聚

集在廚房裏，談論着那個病人的命運，又咒詛着那個城裏的醫生和他的奸惡的開刀。那使他陷於這種狀態中的正就是他；在未經他診治以前，那孩子已好得多了。啊！這個強徒！而政府倒不懲罰這種醜類！不，除了舊藥之外沒有別的藥，那是經過幾代的經驗而得來的良藥，前代的人是生在我們之前，當然比我們知道得多些。

一個鄰人去請一個年老的蠱婦，她是善治被蛇和狗的咬傷和被蠟子所噬傷的。一個鄰婦去拉了一個差不多是眼睛的老牧羊人來，他是能一點不用旁的東西，只用他的涎沫在病人身體上畫一個十字架就會把病醫好的。

草藥和涎沫的十字架給與一個立刻全愈的希望，可是忽然人們看見那個幾小時不動又不作聲的病人，向那地下呆看着，好像他在自己身上感到了一個不知什麼蹊蹺東西，用一種漸漸大起來的力慢慢地佔住他全體。不久一個新的病勢的變化

便把疑慮投到那些在爭論新的藥方的婦人們的心上去了。

那個未婚妻，帶着她的棕色的處女的淚汪汪的大眼睛來了；而且，胆小地走到病人身邊去，第一次她敢握住他的手，這種大胆使她的肉桂色的臉兒羞紅了。“你怎樣啊！……”而他呢，從前是那樣地多情的他呢，掙脫了這種溫柔的緊握，轉過眼睛去，這樣可以不看見他的情人；他找着躲藏的地方，好像自己在這種狀態中是很可羞的。

於是那個母親哭了。天上的王后啊！他的病是很沉重了；他要死了！……假如人們照那些有經驗的人所說的一樣，能夠知道咬他的那條狗，割下那條狗的舌頭來製藥，那是多少地好啊！……

在村落上；上帝的震怒好像是鼓動了。那些咬過別人的狗！而且人們也不知道在那些狗之間，那幾條狗是有毒病的。人們以為牠們全是瘋狗！那些

關在茅屋裏面的孩子們，從那半開的門裏帶着恐怖的眼光望着廣大的平原；那些婦人們成着大羣，戰戰兢兢地到彎曲的小路裏去，一聽見蘆葦叢後有犬吠聲就加緊脚步。

男子們都疑心着自己的狗，假如他們看見自己的狗流着涎，喘息着而露着悲哀的樣子；而那獵兔犬——打獵的伴侶，那守門的小犬，那繫在馬車邊，當主人不在的時候看守馬車的可怕的大狗，都受人注意着，或是在廚房天井的牆後甘脆地打死了。

“在那邊！在那邊！”人們從這一間茅屋到那一間茅屋這樣地喊着，以通知那一羣吠着，餓着，毛上染滿了污泥，被人日夜不停地追趕着的，在眼睛裏含着那受人捕捉的畜生的兇光的狗底去路。在村落裏似乎有一陣寒戰經過；茅屋都把門閉上了，豎起了槍。

槍聲從蘆葦叢裏，從田間的深草裏，從茅屋的

窗戶裏發出來，且當那些流浪者(指狗)，飛奔着到海邊去的時候，那些埋伏在狹窄的沙帶上的收稅人便向牠們描準了，衆槍齊發；那些狗轉身過去，而當牠們在那些手裏拿着槍逐牠們的人們旁邊走過的時候，便在河道邊遺留下無數的屍身。在晚上，那遼遠的槍聲統治着那幽黑的平原的煩響。一切在暗黑裏活動着的人形都發着子彈；在茅舍的四周，火槍用震耳的吼聲回答着。

人們怕着他們的互相的恐怖，都互相避着。

天一黑，村莊裏便沒有光亮，在小路上沒有了活着的生物，好像‘死’已佔據了這黑暗的平原一樣。一點小小的紅點子，好像一顆光的眼淚一樣，在這重黑暗的中央戰慄着：這是從加爾代拉的茅屋裏發出來的，在那兒，那些圍着燈坐着的婦人們都在嘆息着，帶着恐怖，等待着那個病人的刺耳的喊聲，他的牙齒的相擊聲，他的在抑制他的手臂之下揉曲着的筋肉的聲音。

那個母親攀着這使人害怕的瘋人的項頸。這帶着這雙可怕的眼睛，這種青灰的臉色，這種像受宰的牲口一樣的拘攣，這種舌頭的露在涎沫外面像渴得非常一樣地喘息着的人已不是‘她的兒子’了。他用那絕望的吼聲在呼喚着死神，把頭碰着牆壁，又想咬着什麼；可不要緊，他依然是她的兒子，而且她並不懷疑，正如別人一樣。那可怕的嘴在浴着淚水的憔悴的臉兒邊停住了：“媽媽！媽媽！”他在他的短短的清爽的時間認出她了。她不應該怕他的：她呢，他是從來不會咬他的！當他要找些東西來滿足他的狂性的時候，他便把牙齒陷在自己的臂膊的肉裏，拚命地咬着，一直到流出血來。

“我的兒子！我的兒子！”那個母親悲鳴着。

於是她拭去了那在他的拘攣着的嘴上的致命的涎沫，然後把手怕放到自己眼睛邊去，一點也不怕傳染。那嚴重的加爾代拉也絕對不介意那病人向他注射着的威嚇而瀟野的眼光。小巴思古阿爾

已不尊敬自己的父親了，可是那個不倦的加爾代拉却冒犯着他的兒子的狂性，當他的兒子想脫身去，好像要把那使他受苦的可怕的苦痛分傳到別人那兒去的時候，那父親把他緊緊地抱持住了。

在這長長的病勢的變化之間，已沒有間斷的平靜的時候了：這差不多是繼續着的；這個爲自己咬傷的，體無完膚的，流血着的瘋人，噪動着，臉兒是發黑的，眼睛是閃動而黃色的，正如一頭已絕對沒有人性的怪獸一樣。那老醫生也不問着他的消息了。有什麼用呢？已經完了……婦人們沒有希望地哭泣着。一定是死了：她們只傷慟着，爲了那還等待着小巴思古阿爾的殘酷的犧牲的長長的時間，或許還是好幾天。

在親戚和朋友之間，加爾代拉找不到一個能幫助他來把持他的兒子的大胆的人。大家都懷着恐怖望着那扇臥房的門，好像在門後面是藏着一

個極大的危險一樣。在小路上和在河道邊冒着槍彈的險，這是和那些人相稱的；一刀可以還一刀，一槍可以還一槍；可是，啊！這張吐着涎沫的嘴，牠是會咬死人的！哦！這種無藥可救的病，有了這個病，人們在一個不絕的深痛中受着苦，正如一條被鋤頭切斷的蜥蜴一樣！……

小巴思古阿爾已不更認識自己的母親了。在他的清醒的最後一刻中，他用一種溫柔的粗暴行為把她推了開去。她該得走開去了！他是深怕害了她的，她的女友們把她拉到房外去，在廚房角隅用力把持着她。

加爾代拉，用他的垂滅的意志的最後的力把那個病人繫在床上。當他用力用繩子把他的兒子鎖縛在這他出世的床上的時候，他的粗大的眉毛是顫動著，而他的半閉的眼睛是濕着眼淚了。他好像是一個在埋葬他，爲他掘坟穴的父親一樣。那個病人在伸直的手臂下揉曲着，掙扎着；加爾代拉準

得要用一番大力才得把他鎖住在切到他肉裏去的繩子下。活到這樣大的年紀，到後來不得不來做這種事情！曾經創造了這個生命，而現在被無數的無補的苦痛所嚇怕了，只希望這個生命絕滅得越快越好！

……上帝啊！爲什麼不立刻結果了這不能免死的可憐的孩子啊？

他關上了那臥房的門，避過了這種刺耳的呼聲；可是在茅屋裏，這種瘋狂的喘息是不絕地震響着的，而那母親的，那圍着垂滅的燈邊的隣女們的哭聲，和喘息着相和着……

加爾代拉頓着腳。“不要響，女人們！”可是人們不服從他，這是第一次。於是他出去了，避去了罪帝的和歌。

夜降下來了。他的目光落在那還在天涯記着白日的去迹的微光的狹沙帶上。在他的頭上，星光耀着。那些已不大看得分明的茅舍發出馬嘶聲，犬

吠聲，牝鷄呼雛聲；這些是在睡眠以前，動物的生命的最後的寒戰。這粗蠻的人在這盲目的，對於生物的悲痛沒有感覺的自然界裏，感到一種空虛的印象。他的沉哀和那在高處臨視着他的點點的星光有什麼關係呢？……

那遼遠的病人的吼聲又穿過了臥房的開着的窗，從新來到他耳邊了。他的做父親的初年的溫柔都勾上心頭來了。他回想起那些抱着啼哭的孩子在室中踱着的不眠之夜。在現在，這孩子還呻吟着，可是沒有希望了，在那提前的地獄的酷刑裏，在等着死來解決。

加爾代拉做了一個害怕的手勢，把他的手加在額前，好像去驅趕一個殘酷的意念一樣。隨後他好像躊躇起來了。

怎麼不呢？

——願他不再受苦吧……願他不再受苦吧！

他走進屋子去，立刻又走了出來，手裏拿着他

的那桿雙響的舊槍：他向小窗邊跑去，好像怕追悔似地，然後把槍湊進小窗去。

他還聽見那痛苦喘息聲，牙齒的相擊聲，猛吼聲，可是這些聲音都是很近清晰的，好像他是在那不幸人的身旁一樣。他的慣在黑暗中的眼睛那時便看見了那在幽暗的房間的底裏的床，那個跳動着的身體，那張在絕望的拘攣中忽隱忽現的慘白的臉兒。

他，這村落裏的好漢，除了打獵之外沒有別的娛樂的，精於不必細細地描準而打中飛鳥的人，現在也害怕着自己的手的顫抖和自己的脈息的跳動了。

那個可憐的母親的哭聲使他回想起許多長遠的，很長遠的，——到現在是二十三年了！——當她在這同一張床上生下這個獨子來的時候的事情。

什麼！這樣了結嗎！他的凝着眼淚的眼睛，望

着天空，看見天是黑的，可怕地黑的，一顆星也沒有。

“主啊！願他不再受苦吧！願他不再受苦吧！”

於是，念着這幾句話，他便舉起槍來，隨後便找着發動機，用一隻顫抖着的手指……兩聲可怕的槍聲震響了……

伊巴涅思評傳

孫春霖作

伊巴涅思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伊巴涅思逝世了，西班牙喪失了無上的熱力，全世界不見了偉大的標準。記得去年冬天還傳着西班牙北部發生革命，在伊巴涅思領導之下；誰意想到一千九百二十八年的一月路透電疾雷地向全世界——特別是受壓迫民族，通告了他的死耗。真的，伊巴涅思的逝世感落多少友人的眼淚。在這樣六十的老年，他依然飽滿地保有那青春的熱情；尤其是這般豐滿的生命力將他這幾十年的存在，織成一篇活躍狂突的小說！這小說的意義的焦點，就

是伊巴涅思苦鬥一生，依舊懷抱着西班牙共和民主的理想，流浪，奔波，終于長逝在異地的法國 Menton。

去年的春間，當他重到 Menton 的前幾天，有一次在筵席上，他還向一般友人們講述他計劃做的小說。一部已開始而正在做的完全取材于哥倫布的生活。他還說起一本最近的作品，其中那位西班牙學者，委實帶點神幻的氣味。談到這件事，他忽然興奮起來，憤然燃熾他的內心，震顫的聲浪迸發在每句言語中，連飯店主人都幾乎要來干涉了，但只遙遠地立在幾步外面，不敢走近來；彷彿甚至像獻過一隻碟子來的和平的舉動，沒法行使在這戰爭的空氣內。

一個非難過戰場生活的計劃的想念，在伊巴涅思是不會接受的；他不僅是個文學家——其實這已經夠光榮他的一生了，他還是一位有活躍的生命力的戰士。除開他初年的幾本作品而外，苦戰

一生的伊巴涅思給與他的著作一個鮮明的態度和一貫的生命：一個作者不是清風明月下的弄笛人或象牙塔裏的唯美者。如他崇拜雨果（V.Hugo）的理由，主要的是因為他永遠站在民衆的中間，因為他為愛護共和國家的生命，不怕被謫戍到遠方，不怕拿生命來交換。

最初撥動這位Valence商人之子的心絃的，是他對於海的情愛。在這情感上他是忠實極了，並且直到他最後的一日；從我們平常人看來，委實是過分的熱烈，也就爲了海的戀慕，他病重時尙力疾重來這地中海邊的小村上，旅途的困頓，至少是加重他的疾病的。小村上，他有個花園，伊巴涅思曾在‘一個小說家的世界一周’（Le tour du monde d'un romancier）中抒情地謳歌它的美色和香味的。只有沉醉在園中的時候，對着無限蒼海的凝視裏，他忘懷了一切已往的歲月，流浪的痛苦。當他做那部Mare Nostrum（我們的海）之時，他還一些也沒

有奔居遠地的情緒，完全像現在一般的哲學家，自己覺得是歐洲人，却偏說生長在地中海邊。所以他也曾決心想把自己一生埋葬在 Valence 近旁的 Malvarrosa 小村中，臨着 San Vicente 海峽；這些地方，他在童年時曾經做過多少次小舟的遊浪，做過多少將來當海軍的幻夢！

但這計劃不久在他心中自然地消逝了。入海軍是先要努力相當的算學的研究的，而伊巴涅思和數目字，永遠不能發生什麼情感。後來，他又投身入法律的研究中，這科學在當時的西班牙是一切名譽光榮的潤泉。

是在西班牙京城 Madrid，法律把他引了去的，但錯綜紛紜的法律條文又使伊巴涅思感到乾燥無味了。到是在馬得利所舉行的各種民衆集會，他沒有一回不參加，并且沒有一回不說話的。這時候，他又發現了自身是一個共和主義者。

當時在法國遍地是共和主義者，特別是選舉

的時候；然而這一般的現象不能減少一二天才的類似行爲的價值的，文學家的政治立場尤其值得尊重。在伊巴涅思的理想中，當一個共和主義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對於共和的信仰和法國女作家喬治桑特(George Sand)一樣熱烈地幻想多少平等自由博愛的社會。每天晚上他總重複看徐雷士(J. Jaures)的‘法國革命史’，米希來(Michelet)和‘路易勃蘭’(Louis Blanc)的著作。(按其中二人都是法國革命黨)他也會想到西班牙已往的光榮，想到他富厚雄偉的年代，想到他曾經摘取了阿拉伯的科學，猶太的工業。現在，這是在他嘆息和忿怒中的，西班牙是落後的了。但這兒真所謂伊巴納茲畢竟是伊巴涅思了，他的憤懣祇集中在君主，貴教和教會上；他常常這樣想，假使有一天西班牙軍隊中軍官不能指揮兵士們了，西班牙人民將在跌倒地上的君主，貴族和教士等的死尸上，重新建設西班牙的光榮。他還解釋這光榮不僅附

在政治的表面，還要樹植在經濟的基礎上。并且，對於 Castelar 政府的天卒致送了一聲悠長的嘆息後，伊巴涅思在他心中決定了一個聯邦的急進共和國的計劃，和對於這計劃的努力。第一次反抗王朝的暴動的組織者，我們這位文學家，就在暴動的失敗裏被捕下獄了。但他居然逃了出來，并且逃遁到巴黎。到巴黎後，住在Soufflot路的一家大旅館中。如今伊巴涅思死了。這旅館，這街道，在歷史上，永成了懷念時代的英雄的表徵！

幾個月後他又回到了西班牙，在Valence地方創辦了一家報館，出版一種名‘民衆’的日報。從他母親那兒，他承襲得一份遺產，也就在這事業中全部犧牲了。報紙經濟的來源雖然也是多方面的，但總十分瘦弱，并且，無論如何是不夠的。伊巴涅思便倚仗他工作的驚人的能力，使他毫無困難地拿精神的財產來補充物質的不足。就是在地室的黑暗中一字一字地印出他這時所著的 Riz et

Tartane 和 Fleur de Mai，讓在光明中的全世界人們傾慕地讚讀。

這是一個人們不能置信的事實，纏住在這報紙工作上，這位文學家就整天伏在報館編輯室中了嗎？這樣的生活，在伊巴涅思是過不慣的。所以他在這時期中也曾組織了很多的政治團體，更多的是他祕密地組織了偷運軍火及假裝的獵人等的團體；真的，伊巴涅思從沒有忘記這些物質的條件在任何可慮的危險上，他都要竭力去注意的。

如其有人問伊巴涅思在這時期的生活中以什麼為最高度的表現；答覆是永遠驚人的，因為在一般人想來，這種事實怎麼也不能和伊巴涅思連成一起；就是極多次的與人決鬥。第一次是爲了報館的事，他和一個同事，起初只是以文學攻擊，後來到底決鬥。在這次的不多時後，他又和一家保皇黨的報館主筆決鬥。和一位將軍的算是第三次了。總之，在他開離 Valence 以前，一個對一個的這種決

鬥，在他簡直成了和在報館辦事似的日常的事情。‘從不害怕’，這句話是他有一天被刺傷了打倒在地時還這樣說的。還有一回是和人約定了各站在二十步距離遠的地方，以手鎗互擊三十秒鐘；這真是需要一人的慘死才能終局的了。M.C.Pitollet 在一本爲伊巴涅思做的著作中曾動人地描寫這段經過。伊巴涅思已經把他的武器擲向空中了，但他的敵手已開始轟擊，他于是只把身子向左右躲避，兩手插在腰間。後這場決來鬥到底是和平地收束的。然而已經夠危險了，一顆彈子正正地打在伊巴涅思的銅鈕扣上，鈕扣都打扁了。事後，別人給他們兩人說和時，他的對手笑着對他說：‘我實在真愛讀你的小說，’‘你幾乎封閉了牠的製造廠！’伊巴涅思譎然地回答。

人民報上的社論或新聞的猛烈的攻擊震動了西班牙全個的政府。特別是伊巴涅思的文章不知煽動了當時多少的人心，政府就以和古巴戰爭時

在 Valence 所起的暴動爲口實，將他逮捕了。軍事法庭立刻將他判決好幾年的監禁。雖然一個意外的大赦令在十三個月後將他釋放出來，但這一年的獄中生活永遠地留給他一個可怕的印象；這個回憶在每次重復浮上心頭的時候，總使他不快的。從此後，如其有人對於他的過去有什麼詢問，總能得到他長篇有趣的敘述；如其有人和他講起斷頭臺，他總緊緊地握着雙拳像受刑的一般，同時還顛顛地說：我不願意講這些，我不願意！並且，和他名著 *Quatre cavaliers de l'Apocalypse* (啓示錄的四騎士) 中的英雄 *Desnoyers* 一樣，當別人問起他正從那兒逃生出來的鬥爭時，他總回答說：這是地獄！

出獄後不久，他被選做國會議員。這樣能夠斥責政府監督行政的地位給予他無限的興奮和滿足。在六個立法委員中，伊巴涅思代表 Valence，但一度之後，他怎麼也不願意將他的名字再列入候

選人的名單中了；Valence地方人們的苦求也不能搖動他的意志。所以在立法會議中有許多作者充當委員，而獨沒有伊巴涅思。不是他已往的毅力，才能，功績等被世人遺忘了，這是他對於實際或正面的政治的一種暫時的厭倦。

‘人人都可以當議員，但人人不是都能做小說家’。從他的經驗中他抽出這樣的一個結論，並且在這個結論下，他決計專心文學的生活。他這樣認識自己是含有重大意義的，伊巴涅思在正面政治上所表現的成績，好到最高限度也祇惠澤了西班牙一隅的人民，伊巴涅思似乎知道世界在需要他了。

但伊巴涅思永遠不能在生活中靜處着，一種生命力的活躍在刺激他前進。他曾經旅行阿根廷，並且在羣衆的要求下，擔任了不少演說，後來還在 Buenos-Ayres 地方受一個熱烈的歡迎。在當時，他雄偉的聲譽已滿播在南美洲各國，他的著

作也洋溢地散入甚至最鄙塞的小隅，大或小的書店在合法或不合法的手續下盡力翻印他的著作。伊巴涅思在Buenos Ayres過了幾個月的生活後，和正在那兒講演Rabe'ais（按係法國文藝復興中的健將。）的法朗士同伴，取道到別的小邦。到處受着歡迎，他覺着自己又在這青春熱烈的世界中奮興起來，決心犧牲他一切的生命來完成這少年西班牙的光榮，在那兒，他的過去曾留下多少偉大的回憶。所以，伊巴涅思又轉向一條新生命的道路了。不久他便得到兩份產業，一在Rio Negro河畔而作他獻身文學的證人的，題名Cervantes，一在阿根廷的極北，題名Nueva Valencia，象徵着他對祖國的懷念。從這兒到那兒需要四天四夜的長途旅行，坐了火車還要騎馬；這實在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對於我們這位小說家，不停地從Cervantes跑到Valencia，把這成千的移民集合起來，開墾的工作組織起來，分配一切的機器，規定一切

的職務，還要有時候寫幾篇東西，做幾篇小說，甚至有幾回還一跳跳到了西班牙，或者跳落在巴黎城中。在久別的西班牙和巴黎，他的友人們都熱烈地願意聽他講述種種冒險，講述當時一班反動的工人把他圍住口口聲聲要殺他的情狀。記得法朗士最愛聽他的講述，還到處說‘在多少狂熱緊張的時候，我的生命就懸在我的口上。’這句話是伊巴涅思自己極好的描寫。伊巴涅思還常常動聽地敘述Cervantes小村在政府沒有安置警察前，是怎樣的生活在道德，情義，自尊之中。一切的盜風竊案都是警察來後的成績。

這兩塊產業的發展是需要巨量的資本的，就是在那時候，伊巴涅茲設法在八十萬Pesetas（西班牙幣）的一張借票上簽了他的名字。‘我生平從沒有簽過那麼一個痛快的字。’有一天他對着去訪他的記者用這樣富有含蓄的口吻在說。‘你還將見我成爲一個巨富，不是歐洲的，而是美洲的百萬翁，暴

發戶，我將來開家旅館，來客都戴着雞卵大的鑽石。’這委實是太調侃了。

這幽默的幻夢隨着時日益呈着虛空了，一九一三年，阿根廷的財政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這在伊巴涅思好幾部關於南美洲的小說中可以真切地見着的。厭倦于一天天在增長的困難，他終於重復回到歐洲了。未了的事情付託給一個銀行家代他清理。

重來歐洲後，他有了幾個月的休息，每天靜默地寫些小說或整理舊稿。一九一四年漫天的戰雲籠罩了全歐，空前的大戰開始空前的破壞。對於這雨果（Hugo）的祖國，革命的淵源地的法國，伊巴涅思感着一種熱烈的愛的衝動，也可以說是拉丁的神祕的理想主義吧；但你看他衝進中立的隊伍裏代表法蘭西說話了。總計在大戰時，四年前後，竭盡肉體上精神上的能力，以友邦的學者的資格始終援助法國的，正義和良心要我們不能不承認

伊巴涅思是其中最偉大的一人。大戰的頭幾個月，他幾乎天天在前線上，同時還在急迫中艱苦地做了三大巨冊的大戰因果的歷史，廣播全歐。第二年，他到各地方遊歷演說，在瀰漫着德國的偵探和潛勢力的 Barcelone 地方，他大無畏地攻擊大戰的禍魁。因為體力的竭盡，他來在 Nice 小憩，但同時還利用這個閒暇，寫了三大部小說，給予一班觀望的國家一個重大的刺激，特別是美國。這部 *Les quatre cavaliers de l'Apocalypse*，在這裏面有最伶俐，最深入的描寫和宣傳的，（尤其是在說到 Desnoyers 的古堡中，德國人經過的那一章中）曾經在美國翻印到一百萬本以上，沸騰了朝野中一般人士的心靈。

要測驗他在美國民衆內部的勢力，祇消着他在歐戰告終後的第二年去遊歷美國時所受的歡迎。到處的民衆團體都組織起來熱烈地祝賀他，華盛頓大學送他個名譽博士的學位，上議院中也有

個盛大的招待會。在重回歐州前，還到墨西哥去住了幾天；當時的墨西哥還在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中。因為伊巴涅思對這種軍國主義猛烈的攻擊，惹起墨西哥地主階級的憤恨，連累及僑居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有好幾個月在危險中。

本來，伊巴涅思計劃從這次旅行中的所得來做一部小說，名El Aguila y la serpiente，後來這計劃終究是被延遲了。

橫渡大西洋的驚濤駭浪，又重來 Menton 了。伊巴涅思這回專心于整理和佈置一個名 Fontana Rosa 的小村，是他新近得到的，他還常常叫它小說家之村。所以在他的計劃中，這小村是將要具體地表現出各地大小說家的紀念的，它來日的光榮也就只繫在一班作者集團的努力上。他建築了好些宏偉壯麗的客室，圖書館，遊藝室等；並且在這些十五世紀的名小說家的畫像映輝間，他幻想世間一切已往的青春。他立志蒐集各時代各地方的

小說家的半身石像，但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自己也曾說過：‘像意大利吧，一處充滿着藝術家和詩人的地方，我將選那些小說家呢？Boccace 嗎？’

後來一個大計劃的旅行將他從這些工作中拔了出來。在一個富商的船上他決心做一個少有停留的世界旅行。少有停留是為得避免一切歡迎等等的應酬，讓這次海洋中的遊歷多增些詩意，多增些風光，多增些景色。但有一次到底在 Honolulu 又受了大眾熱烈的招待。‘有人在我頭上套了一個花圈，這名貴的花卉和這濃烈的芬芳使路旁的一般女子都來我身旁呼吸。’

好幾個月後，他又從旅行的疲乏裏重登歐陸了。‘巴黎雜誌’有一次去請求他寫一篇關於新近的西班牙的文章。一篇歷史的，客觀的研究。起初他答允了，幾星期後，他回了一封信：‘我工作了相當時間，但我真不信所寫的能夠登在雜誌上。我說得

太多了……’真的，他這篇作品在發表上有絕大的困難，這位老革命家在他的筆墨中是不能客觀的了，你看他如何的痛恨迪克推多制，當時的執政者，和一切的政治。但三個月後，他去到巴黎，伏居在一家旅館中，他起草他那篇著名的煽動民衆攻擊政府的小說 *Alphonse XIII demasque*（暴露阿爾封斯第十三的真相。）他決心要將這本作品散播到西班牙最僻的小村中，所以，不多時後，許多飛機載了幾十萬本來到西班牙的邊境。無疑地，西班牙民衆立刻起了個大暴動。‘假若受了熱烈的理想的衝動，而且假若這樣是可以的，我們竟會到世界各大都會中去做宣傳的演說。也許爲救他們的弟兄和友人，世界工人會對西班牙執政者有個聯合的戰線。’當時他還這樣的說着。不顧勝利的握怎樣，他在這事情上甘願犧牲他全部的財產。

‘我也曾猶豫，或者呢，我能夠安然在 *Fontana Rosa* 寫寫小說，但我自問沒有這樣的權利。那末

我願意幹到我在西班牙的財產完全充公，自身被逐出國外了！’成功在他面前也顯呈出不可實現的，但一種驚人的自信力將他驅策到驚人的工作上。

‘如其有一天西班牙是共和國了，我將被選為總統。如其我做了總統，我定將被理想所牽引，這是一定的。’伊巴涅思這樣肯定地說着，一手支着頤上，他已經從容忍的愁苦裏幻想到有不可避免的一日，許多人們圍繞着他的尸身，稍有一點感觸的美國人，從樓梯上下來時，斜視着這位身軀高大的逝世者，周圍簇擁着花朵。死後的花朵呀，你安慰這犧牲者，這革命戰士的靈魂。

這樣一個終局的描寫，許將招起別人的笑話的；但這兒也未始不是伊巴涅思崇高的性格的表現，他在工作的計劃或開始的時候已準備做最先的犧牲者了。‘應當能夠為理想而死！’他不怕說到這種字眼的。伊巴涅思從沒有將興味和方法看做最高的道德；所以他在光怪陸離的表象前，或是在

掀天翻海的事業前，他同樣地不退却一步。偉大的性情和深澈的見解融合成這種態度。世界上內容最豐富的勝利與成功永遠是屬於這樣的人的。你看他在大戰期間這樣地援助法國，後來孤獨地在法國的同情外，他一個人幹西班牙的民衆運動。

永遠地，永遠地，珍重保留這大文學家的印象吧！他的生存，至少是消極地給予懷疑主義者一種知道爲正義而努力的生動力。爲什麼一樣是行爲，這種教人落淚，那種讓人微笑呢？此後世界上最美麗最偉大的表現，不是文學，不是藝術，而是對準壓迫我們的敵人的猛烈的一擊了。

* * * * *

* * * * *

伊巴涅思所留下的著作是何等的偉大喇！他廣博的知識生產出巨量的新聞社論，翻譯，旅行的印象（如‘意大利的三月’，‘東方’，‘一個小說家的世界一周’。）政治經濟的研究（如‘阿根廷’，‘墨西哥的

軍國主義'。)野戰的作品(兩册攻擊西班牙專制政治的著作),但他的偉大是在小說上,所以我們祇論他的小說。

一九〇一年在巴黎雜誌上這篇 *La Barraca* (小屋,法譯 *Terres maudites*) 的發表最明顯地劃出伊巴涅思作品中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它不僅是法國以後連串地譯他的作品開始,最主要的,他從此在西班牙民衆中植下絕大的勢力。他的作品在西班牙重要的幾部每次新版到十六萬本,次要的也超越六萬本。并且十分之九的小說已有各國的翻譯,甚至日本。在美國,有時他的幾本名著賣到一百萬元的總數。

法國的翻譯家 M. Herelle 的高妙的能力給法國人認識了伊巴涅思的偉大,并且譯本的價值並沒有比原文減少。這是很真實的,在 M. Herelle 的譯文中絲毫沒有模糊了伊巴涅思小說中的精要。因為伊巴涅思小說的偉大並不關係他的文字,實

際上他的文字的美也僅在水準線以上；伊巴涅思的小說中，一般讀者都感着的是他表現力的生動，生命力的活躍濃厚的色彩，熱烈的火花！所以在他文章中有時所有的軟弱的句子，不連貫不照應的地方，一到法文的翻譯中，都消滅在 Hérelle 美秀的文字裏了。這到很有點拜倫 Byron 的風味！但在伊巴涅思每部的作品中總有許多驚人的段落，在這裏邊找不到絲毫的疵誤。

一部分的伊巴涅思的著作，如其忠實地翻譯起來，將給讀者，對於其中巨量命題以外的文章，一個重大的感覺。這位能力豐滿的小說家，除了很可以完成他的藝術以外，常不能自制地被他強烈的衝動引到本意外的遠處。

許是因爲疏忽了童年或少年時代的教育，伊巴涅思在心理上，有一種‘在什麼上面都計劃一種自己對自己的操練’的習慣，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常常發現過身鋪張的老病。

他第一期的作品，連他那‘西班牙愛與死的故事’(Contes espagnoles d'amour et de mort)也算在內，可以說純粹地充滿着Valence地方的彩色與風味。其中如Riz et tartane，一八九四年出版的，是描寫他本鄉地方小資產者的生活；如Fleurs de mai(五月之花)，發表的日期僅後一年，可看作當時Grav地方漏稅者和一般漁夫等的環境在片段生活中的反映；到了一八九八年的Terres maudites出版，伊巴涅思的筆墨才深銳地進入農民生活的內心，此後的Roseaux et Limon(Latrigedie sur le lac‘湖上的慘劇’)的內容幾全部是Albufera地方的草澤漁夫的聲色。這許多的作品都染着濃厚的曹拉色彩，至少是受曹拉影響的。每一部都描寫着一個單一體的社會的集團，而這許多不同的社會意識又都不同地表現在他的文字中。隨着這些漁夫或農民的羣體，他的描寫也分別地着色：生活條件不滿足時的慾望，粗陋然而忠實

的愛情，和羣體立于反對地位的個性（如 *terres maudites* 中的 *Batiste*），最奇特的是這些小說的收場總是一幕慘劇。貧窮，死亡，痛苦，一步也不會離開愛情。但伊巴涅思那種邏輯式的筆墨能使讀者也容忍地接受這慘劇的來臨。如其我們想起了 *Terres maudites*，有形廓地浮蕩在我們眼底的，不僅是農夫 *Batiste* 的遭遇，他倉廩的火災，兒子的死，最刺激的還是一片在炙日下的土地，水草的缺乏。又像在‘五月之花’這本惡夢小說中，假若你有相當時日不看他了，最容易浮上你的回憶的，不是結局的慘殺，倒是陽光裏睡在河灘上的漁夫，依依岸旁的小船，海洋的風景，舟身飄浮在浪花中的情狀，這些描寫永遠帶着鮮明的色彩留在讀者的腦中。還有，像‘湖上的慘劇’中吧，作者藝術的手腕將一切慘殺的印象都消融在泥濘，疾病等的生動的描寫中。凡這許多都是伊巴涅思第一期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藝術上的價值。西班牙文學第一流的

書籍中，都已經有它們的地位了。

伊巴涅思寫了一分部純粹的 Valence 的小說後，繼續着他開始寫西班牙的小說了。L' Intrus (闖入者), La Bodega (葡萄果), La Horde (羣衆), A l'ombre de la cathedrale (在教堂的影下)，這許多都是他第二期中的作品，並且在相當的意義上，都是社會小說了。‘闖入者’描寫這些神父們死命地要侵入別人家庭中，結果是自己做了他們家中的主人。在葡萄果中，無數葡萄工人血戰的罷工，形成一片黯淡的顏色點綴着這部愛情的小說。羣衆引我們進入西班牙京城馬得利的下層社會中，非意識地去同情他們的生活，病苦，甚至罪惡。在教堂的影下是展開 Luna 的病苦的生存之末一頁，宣告這位最溫和的革命者是永遠被社會遺忘的了。雖然有人論這些內容是戲曲的材料，不能表現在小說的體裁中，但秉着豐富的生命力的伊巴涅思終于將這些事實折服在他的筆墨中了。

真的，這是他藝術中最高手腕，如在‘在教堂的影下’中的Luna，‘葡萄果’中的Salvatierra，都被描寫成令人同情的英雄，和平的幻想者；但對於如‘葡萄果’中的暴動者，他又竭力地寫出他們的凶狠，率實，悲壯，頑強。這種描寫的最高價值，就是伊巴涅思能了解各個不同階級中的各個意識。

在這些作品中有時令人感覺不滿足的，就是常有模糊的地方。先前在‘五月之花’中和 *Terres maudites* 的美妙的詩情的成分不能再完全在‘闖入者’和‘羣衆’中出現了。集團生活的描寫常顯着錯雜的。但其中大部分精粹的地方有時竟太強烈地困擾我們的注意力，如‘葡萄果’中這一篇暴動的圖畫，‘羣衆’中城內造紙工人的描寫，永遠是新代的表現，歷史的真蹟。然而自從伊巴涅思脫離了民衆以後，他的作品中關於民衆的描寫，就立刻使人感覺到表面了。

一本代表的作品，*Arenes sanglantes*（血染

的決鬥場(從西班牙文譯則為血與沙)。這裏面，Dona Sol 是個政治上的賣藝者，這樣的人物在以後的作品中是常見的；但他並沒有處個重要的地位，這篇小說完全是在濃厚的色彩下繪着西班牙的鬥牛，象徵出馴伏在那邊的民衆已開始覺着他們的青春和內心的憤怒了。伊巴涅思在這篇小說中的藝術，我們客觀地承認是完成的。在這篇並不十分冗長的著作中，他調和着休息和蔭影，熱烈的同情和幽鬱的戀愛！

還有兩部寫西班牙風俗的小說，Luna Benamor 和 Morts commandent，都是寫站在不同的宗教上的愛情和衝突。籍三部中的英雄 Jaime Feber，出身貴族，但愛了一個猶太女子；在西班牙，和猶太人結婚是不許可的，尤其是貴族。這位少年便抱定結婚做目標開始奮鬥，但結局他發現一切社會上的勢力都聯合起來反對他的戀愛。第一部的英雄 Luna Benamor 也同樣情節地沒有得

愛情的滿足。

在Femme nue de Goya (高夏的裸體婦人) 中，宗教的死的觀念對於生存的支配是另一個方式了。這是敘述一個名畫家的遭遇，在妻子的逝世後，為得到一個重新的愛情，他盡力畫了一張圖像，作他永生的愛妻。後來，他也認識這些理想的幻滅了，一切的愛情在他都成了空茫。伊本納茲在這本作品的描寫中是竭盡他全副的精力的。這裏面有極美妙的生活和內心的分析，有歷史的時代的成分。

伊本納茲在阿根廷的居留在他個人的小說史上，又劃出一個新的時期。他起初計劃從這時期特質的生活可以寫出一部理想主義的小說，但大戰將他逼着出動了；當時的痕跡只小規模地表現在兩部作品中：Les Argonautes 和 La reine calafia 至于 La Tentatrice，那完全是部時代下的小說了。

他在大戰期中發表的三部小說幾乎遍播全球：*Les ennemies de la Femme*（婦人之敵），*Les quatre cavaliers de l'Apocalypse*（四騎士），和*Mare Nostrum*（我們的海）。這三篇都是在巴黎雜誌發表的。第一篇中最充滿着民衆的空氣，末一篇最豐富美妙的情緒，在伊本納茲著作中，最富詩意的，忠實地說來，是地中海之詩。起頭的六十頁，關於 Ferragut 童時歲月和漁夫生活的描寫，委實是宛妙地抒情的海洋的圖畫。

伊巴涅思晚年的幾部作品，變更了描寫生活的片段的立場，完全傳記化了。像在 *Pape de la mer*（海上的教主）中，他系統地敘述一個阿根廷女人與一個西班牙男子的愛情史。還有一部名 *Aux pieds de Venus*（在維娜絲女神的腳下），也是在描寫一個人的一生。他的作風到這時完全變了。

現在，我們綜合地研究了。在他著作等身的一生中，可分出幾個段落來，第一期的小說是純粹

Valence的風味，繼續下來的一個時期是充滿着西班牙的色彩，後來又轉到南美洲了。因為受了曹拉的洗禮，伊巴涅思的著作常隨着地方轉變化的成分。大戰的開幕呈獻給他一個完整的世界，在這印象下的作風又移轉到一個更廣更新的方向。伊巴涅思的性好遊歷，是有重大的影響在他小說上的。他還愛看電影，這嗜好也曾發展他對冒險事蹟的敘述的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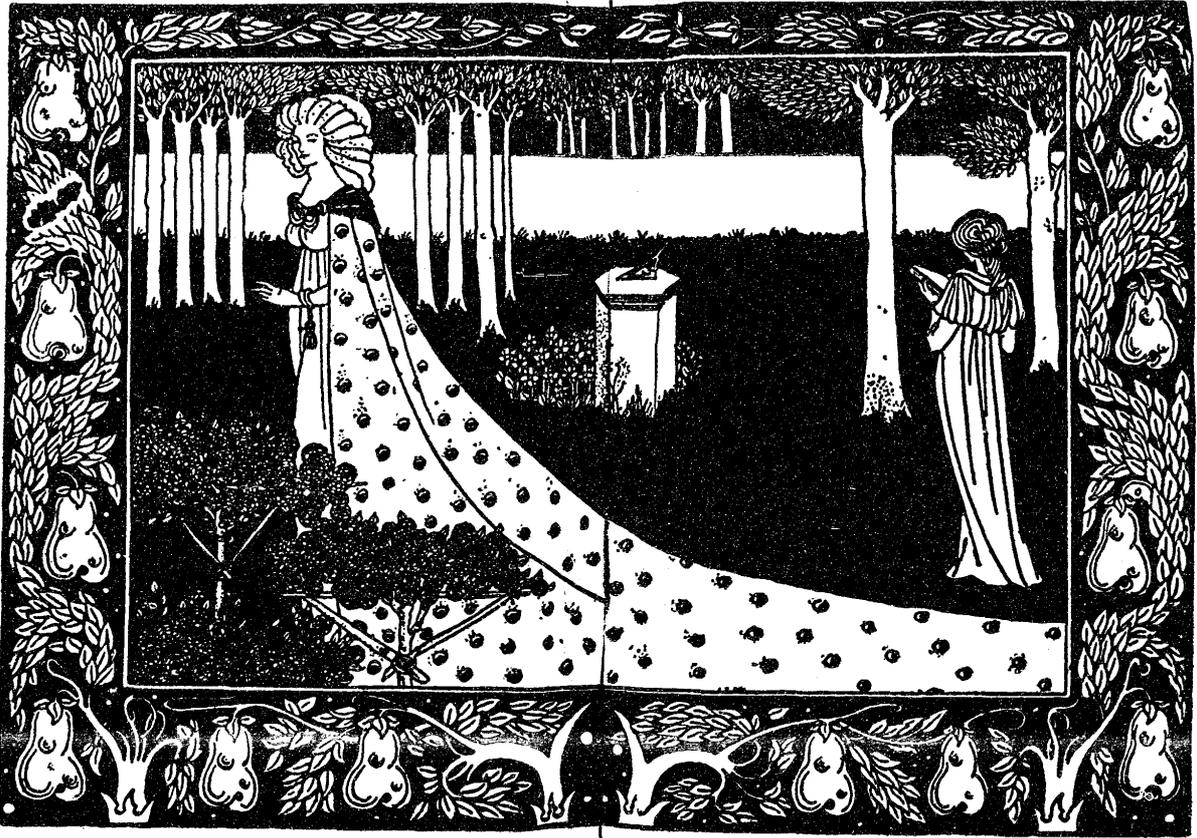
天才生存的年月，也和平常人一樣地受着限制，這是人生神祕中最不神祕的部分。所以伊巴涅思也終於死了。除了生活和著作而外，對於這樣一個天才還有什麼可以敘述呢？痛惜嗎？又要神祕了。崇拜嗎？用不着的。對於一切最合理最永久的態度，只有認識；無論罪惡，無論偉大。令人懷想的伊巴涅思喲！我對你深深地認識了！

這篇文章內容多取材于今年二月十四日出版的巴黎雜誌
TREVIN (Paris) 中 Marcel Thiebaut 的一篇伊巴涅

思辭傳中。實際上，翻譯的成分佔到半數以上。所以不註寫譯者，因為除了內容而外，我對於全篇的結構和文字並沒有忠實地負責。還有幾部伊涅思的著作的名稱，我因為不能切實地譯出，終于未譯，只保存了法文的譯文了。

三月十二日，于北京。





1928, 11, 付排
1928, 12, 出版

初版 1—1500册

每册實售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

